現代婦女



第八卷 6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一日出版

★本期要目★

一九四六年婦女運動總結	柳明
阿爾着莫斯科會議	梁鎬夫
婚姻折磨着女性	宋梓予
蘇聯婦女——共享有一切平等權利的女公民	蘇·柯爾泰著 草嬰譯
夢	大爾林
愛（中篇連載）	娜·瓦希列夫斯卡著 戈寶權譯



頑盲　米谷作

短評

憑什麼去打勝仗

二月十九文匯報息，四川各地連續發生征兵慘劇，息縣一鎮長竟到小學校裏去拉丁，小孩子們不肯，又竟被開槍射殺數十人。廣安縣呢，縣政府找廣場放映免費電影，誘青年去看，一晚上便拉三百多，解丁時老百姓呼天搶地，扭着官兵要拚命，……說是各地拉丁情況之慘，非筆墨所能形容。

反內戰三字，已成有氣無力的字眼，我們暫忍痛不說，但，這樣拉來綁來的壯丁，（假定孩子也算壯丁吧）怎樣能使他們去打勝仗呢？怎



「還我們的兒子，丈夫來！」米谷作

徵求 三八節紀念 訂戶一萬戶

本刊是獻給雙重苦難中的姊妹們的出版物，希望她成爲婦女解放運動中的一條小小支流，聯合姊妹們共同努力，從中國獨立、民主、和平的運動中求進步的解放。爲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本刊擴大徵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爲本刊長期訂戶。辦法如下：一、預訂本刊，一次預付訂費一萬元（可用郵票代），二、紀念訂戶每期按定價八折優待，訂費寄滿再通知續訂，三、聯合五人以上合訂七折優待，四、紀念訂戶請直接寄交本社辦理，五、「三八」紀念訂戶優待期三月底截止。

現代婦女月刊

第八卷第六期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五日出版

憑什麼打勝仗　北平市長　關於婢女……鳳　兮（2）
今年的「三八」節（三八節宣傳大綱摘要）上海婦女紀念三八籌備會（3）
一九四六年婦女運動的總結……維　明（5）
中國婦聯北平分聯對婦女工作的檢討與展望……劉清揚（5）
面臨着莫斯科會議……梁純夫（9）
婚姻折磨着女性……孟啓予（11）
女工林寶珍……以　鑑（13）
主婦日記……明　沙（15）
三個職業婦女的敍訴……平　凡（17）
我被解聘了……資　桑（19）
我們不能再忍辱（復旦通訊）……洪　野（15）
小小的話別會（桂林通訊）……高　涵（19）
國際婦女大會的總結報告……施海倫譯（21）
蘇聯婦女——是享有一切平等權利的女公民……燕雯譯（23）
蘇聯婦女熱烈參加大選……一　之（4）
國內外婦女動態……本　社（25）
各校女同學通訊……本　社（25）
愛（中篇連載）……蘇·瓦希列夫斯卡婭·戈寶權譯（27）
夢……左繡芬（30）
奶兒眼……鳳　兮（22）
我們的時代……容　戈（14）
大赦令和重婚案……韓學孫律師答（29）
禁奶命令爲什麼沒有用……編者輯（32）
上海二九慘案婦女界後援會告姊妹書……韓　哉（22）
漫畫兩幅　米谷作　木刻　易璞作

主編　曹孟君　發行：現代婦女社　社址：上海虹江路（寶山路西首）源和坊十七號
本期定價：國幣一千五百元　總經售：上海利羣聯合書報發行所：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才能使她們爲誰效命犧牲呢？她們的心已經碎成一片，現在，再也不想一聲了：

誰無父母，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illegible]以來，國家給老百姓的是什麼？現在老百姓還有什麼值得如此愛誰？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我們不想什麼，去打騙仗，願當局三思，我們以爲起碼你們也不應用這樣辦法去拉丁的傢伙。（鳳）

北平市長

北平市長何思源，向銀樓業代表談話，說所謂經濟機構即將崩潰，可不必多所憂慮，中國人之所以樹皮活命，他相信人人倘能以吃樹皮之精神活着，則中國經濟決不致崩潰云云。

中國經濟之所以崩潰，是由於不能人人吃樹皮，這眞是聞所未聞的荒唐怪論了。

年來到處饑荒，多少人弄到吃草根樹皮，吃過十日半月，就會餓死，黃腫病死，腸腹絞痛而死，民情悽慘絕倫，誰不是談樹皮而色變，[illegible]老百姓去吃樹皮，也是够丟臉的事，堂堂一個北平市長，竟說得出中國人民可以吃樹皮活命的話！樹皮對人身的營養是什麼？吃了樹皮後的結果是什麼？我們的市長到底知道不知道？這眞是以視民如草芥，覺得老百姓死完絕種也可以？

我們想，爲了挽救中國經濟的崩潰，請何思源先吃一月的樹皮讓大家效法一下。（鳳）

關於婢女

江蘇省政府主席王公館兩個小婢女，因不堪王夫人虐待，逃到下關，卻被火車站當局通知王公館把她們拖了回去。（二月廿二新民晚刊）

說來也傷心，中國法律不是老早就不許蓄婢嗎？保護兒童的各種說法不是也說得滿熱鬧嗎？

今年的「三八」節

——「三八」國際婦女節宣傳大綱摘要——

今年「三八」來到的時候，從國內外局勢看，法西斯殘餘尚未消滅，民主與反民主之爭仍很尖銳。國際和平秩序尚未奠定，同時美國的對華政策，如駐軍、借款，造成中國內戰的分裂局面，這都是嚴重的危機。全國愛好和平的姐妹們，今年我們要紀念這個盛大的「三八」節，就應該注意下列數事：

一、反對內戰，反對徵丁、徵糧、徵稅——在內戰之災害中，廣大痛苦的婦女們，應該團結起來，每一個家庭拒絕徵丁，去打內戰；拒絕徵糧徵稅，充作內戰費用；這樣就使好戰的人們，無可利用，無所憑藉，內戰自然停止下來。

二、政協精神，反對一黨專政——政協決議是國共雙方以及全國民主人士所共同簽訂唯一解決國是的大憲章。今天中國到了通貨膨脹達於極點，經濟危機已屆崩潰之期，唯有立刻停止內戰，召開黨派會議，恢復政協精神，組織眞正的民主統一的聯合政府，方能挽救危亡。

三、援助沈崇，美軍全部退出中國——自美軍駐華以來，我中國婦女，遭美軍暴行污辱的事件，不可勝數，而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北大女生沈崇女士的受辱案件，可謂達到極點，我們實在忍無可忍了。今當此國際的盛大節日，我們向全世界的婦女呼籲，要美軍立刻撤退；並望我全國婦女們，對沈女士寄予最大的同情，援助和鼓勵。

四、提倡國貨，反對中美商約——最近二月九日百貨廠商爲提倡國貨商討對策，想對心臟衰弱的中國，打一針強心劑，希望中國工商業起死回生，誰知會尚未開，竟被暴徒打搗會場，傷職工二十餘人，梁仁達君不幸以身殉，政府對於工商界

而事實，全國的女孩子，只要父母肯，就都有作婢女的命運在等着她。

我們何敢希望這條法律都有效，退一萬步說，我們只希望像虐待婢女的毛夫人案，在已經有了這兩個孩子出來自白的情形下，法律應該給這毛夫人一點制裁，使蓄婢的婦女們略有顧慮。而同時，社會當局也該有一個收容這種徘徊街頭不敢歸去的婢女的機關，不至於使下關車站當局非送她們重入虎口——王公館——不可。難道，收容這些可憐的小女兒，不是同公務員配給……等事同樣重要麼？（[illegible]）

蘇聯婦女熱烈參加大選

蘇聯十六個共和邦中七個共和邦最高蘇維埃議會二月九日改選，各選區參加選民都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每一個人都爭先湧到投票箱前面，希望能投到第一票，以表示對祖國的無限忠誠。

莫斯科史太林選區，上午六時正，投票處的門開了，先進去的是徹卡索娃母女兩個。娜徹卡索娃剛達十八歲，來作第一次投票，她把她的選票獻給蘇維埃青年的偉大朋友，獻給使她的青春這麼快樂而愉悅的這個偉人。

在羅夫地方的史太林選區中，首先投票的是十個兒女的母親，察利凡諾娃，她投票時說：「我投票擁護對全世界母親和孩子表示異常關心的唯一的國家中的主席。」

在伊里奇選區，史太林擔任亞塞爾拜然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候選人，該選區第三投票處第二個投票的是法台耶娃，已養育十個孩子的母親的英雄。（摘自時代日報）

愛國熱忱，非但不予鼓勵，反而無理壓迫，我婦女爲維護和平，主持正義，誓以全力援助被毆打的同胞，提倡國貨，不用美貨，反對中美商約，爲爭取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奮鬥。

五、保障婦女職業——全中國的職業部門，對婦女都是關閉着的，祇有一小部份，放開門縫，擠進幾個婦女，但是遇着裁員的時候，婦女總是首先被裁掉的。今當此婦女紀念節日，特向全國喊出呼聲，要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保障婦女職業，並警我婦女同胞，發憤自覺，加强學習，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向前奮鬥。

六、制止通貨膨脹，安定人民生活——不管政府還未所宣佈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能收到如何的效果，然而因爲外匯的突然提高，一般物價猛飛上漲，吃虧的還是老百姓，而在家庭裏的主婦們，更感覺錢緊；公教人員的薪給，政府說按一月的指數，不再增加了，這使他們收支相差更大，無法預算，於是許多兒童失學了，最近報載北平大學生八百餘名因經濟困難而停學，不是明證嗎！現在我們再提出呼籲，惟有停止內戰，才能制止通貨膨脹，穩定物價，安定人民生活。

最後爲求全世界的和平民主，紀念此日，爲求全中國的眞正獨立民主與和平，更應紀念此日，我們的口號是：

1. 全中國婦女團結起來爲爭取實現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而奮鬥
2. 恢復政協精神反對一黨獨裁
3. 反對美國現行對華政策
4. 立即撤退駐華美軍
5. 我們要爲沈崇女士和中國雪恥
6. 反對中美不平等的商約
7. 立即穩定金融制止通貨膨脹
8. 澈底保障人權
9. 團結全世界婦女維護世界民主和平
10 「三八」婦女節萬歲

上海婦女團體三八節紀念籌備會

中國婦女聯誼會北平分會「對婦女工作的檢討與展望」

　文化故都的姐妹們，在過去民族解放的鬥爭史上，常是站着先驅的責任。但自從被日寇踐踏了八年之後，它竟成了黯然抑鬱的古城。尤其在敵人投降後的一年以來，它更處在反動的高潮，可怕的內戰，和物價狂漲的威脅之下，致使每個人都感受到難以支持的憂鬱和苦悶。北平的婦女工作，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掙扎着站立起來的。經過了半年集會，座談，以及進行組織，雖然結合了一些志趣相投，情感相近的友誼聯系，但還是在培植幼苗的時期，所以對於我們的工作檢討，除了希望在今後的可能範圍內，定要努力於文化事業，托兒事業，教育和生產事業的建樹而外，對於我們的過去，是沒有什麽可說的。但我們對於整個中國婦女工作的過去與未來，却集中了以下的意見：

　我們不否認，過去的婦運工作，是團結的不够，沒有健全的組織，尙無可觀的成績。我們對於過去婦運工作努力的不够，當然不能推委責任，但我們也不能忽略還有其他主要的因素。實因在不民主無自由的國家裏，不但在種種困難束縛之中，阻礙了我們的進展，而且常是使我們努力的血汗白流，以致使我們的希望落了空，而不能得到光明的成績。誰使我們的組織不能健全？誰使我們不能深入到廣大的姐妹羣中去？誰隔絕了我們緊密的聯系？顯然的，爭取民主自由運動，是同婦女解放運動分不開的。所以，要想使婦女

一九四六年婦女運動的總結

維明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現代婦女社曾邀請上海的婦女工作者，舉行了一次一九四六年婦運的檢討。參加者三十餘人。當時由羅朋、珍之二姊將各人的發言紀錄下來，事後並由羅朋姊負責整理。她們的紀錄非常週詳，惟因開會時間短促，參加者未能充分發言，所以編者的意思要筆者根據紀錄再加補充，然後發表。經補充後未必就完整無遺，但鑒往知來，提供給全國從事婦女工作的姊妹，作爲推展今年婦運的參攷，或非完全無益。

一年來婦女工作舉要

　一九四六的婦女運動，是適應着這年中婦女生活上最迫切的要求，在進行與推展的，它的中心任務是站在婦女的立場，配合全國人民一致的行動，爲爭取和平民主獨立而努力，同時也相當顧到婦女福利的改進。

　婦女運動既然是社會運動的一部份，它和政治當然是不可分離的。這意思不僅是說婦女運動要從整個政治的改革上着眼着手，並且婦女運動本身的發展，常常受到政治的波動。逢到政治的高潮，婦女運動可以得到蓬勃而亢奮的進展，政治進入低潮，婦女運動也就轉入潛伏與沉默的狀態。去年年初政協開會，象徵了政治上的民主團結，年終國大開幕，表現了政治上的專制分裂，六月二十三上海市民的和平請願與停戰期滿後軍事上的大舉進攻實爲由高潮至低潮的轉捩點，一年來的婦女運動，也隨着政治的變動而起伏。

　三月以前婦女運動的中心在重慶，三月以後遷來上海。我們將一年來婦女運動中幾件重要的工作分述於後。

1. 慶賀政協要求和平民主

　一月九日恰當政協開幕之初，重慶婦女界近百人舉行茶會招待政協代表。到會的各婦女領袖向代表們提出：政協一定要督促內戰澈底停止，民主政治眞正實現，人民的權利與婦女的利益希望得保障。並且有人問「政協決議交給政府執行，如政府不執行怎麽辦？」婦女們所提的問題扼要而具體，而且斬釘截鐵，停戰要「澈底」，要實現「眞正」的民主，好像當時已經預料到一月十三日國共停戰協定的被破壞，以及國大憲法一套假民主的把戲。至於「不執行怎樣辦」，直到政協一週年的今天，還是值得我們深深考慮的問題。

　重慶各界政協促進會，婦女參加的人數雖不多，也是號召的力量的一部份。一月二十五日重慶沙磁區的學生爲促成政協成功，發動遊行，遠在柏溪的同學星夜啓程，在黑暗中摸索行進，勇氣與熱情驅走了女同學的膽怯與恐懼。大隊遊行担任糾察與救護的女同學掩護着大隊。到了國府

工作獲得順利廣泛的開展，而首先集中力量於要求終止內戰，和爭取民主自由，確是今後應努力奮鬥的工作中心。

三　在艱苦卓絕的困難環境裏，在抗戰中以及到復員後，我們也不能否認，婦女工作實有其值得表揚的成績，是不該一概抹煞的。在文化事業方面：如已維持了四年的「現代婦女」，由負責諸姊妹的努力撐持，而負担起這偉大的任務，可說是全國婦女文化工作中，惟一優良的成績。他如曾發刊了二卷四期的「職業婦女」；以及重慶的一些青年姊妹，至今仍在出版的「四川婦女」。都是值得使我們景仰的。在托兒事業方面：重慶的「職業婦女托兒所」，實也建立了很好的成績。其他如負荷了戰時兒童保育院和教養院重大使命的姊妹們，確是保衛了不少下一代的民族兒女。生產事業呢？在戰時的許多織染工廠，多是婦女們搞的。重慶的婦女製鞋合作社，至今尤在發展和努力。凡這一切，誰能說婦女工作完全是空洞的呢？無論是誰努力創造的成果，那都是爭取民主，要求進步諸姊妹的光榮！我們不但應該表揚，並且更應予以協助和鼓勵！

由於上述的事實總括，也證實了有志者事竟成的格言，正是給與我們以指引和信心。我們今後，必要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裏，努力創造事業。而且我們的組織，團結和聯系，必以事業爲基礎，才能緊密切實而不易分離。所以我們希望全國姊妹們，都能運用各種的環境和機會，努力於上述各項事業的建立。必如此，婦運工作才不落空；必如此，促進民主才有實力；必如此，組織團結才能緊密。我們希望一九四七是民主勝利年，也正是婦運工作發展成功的時機。

一九四七・一・廿・

門前，女同學用流利的口才宣傳並提出要政協代表作具體答復：「政協是不是一定成功」？「和平民主是不是一定實現」？「不答覆，我們不回去」！她們的聲音，震動了代表和政府大員，也震動了全國的人心。

可惜半月以後，重慶各界在較場口舉行政協慶成會，卽發生特務份子毒打主席團的事件，反動派開始現露了他們醜惡的嘴臉。

2. 三八婦女節

八年抗戰中間，大後方特別是陪都所在的重慶，爲了鼓勵婦女參加抗戰工作，爭取民族解放，沒有一次放鬆過三八節的宣傳機會。一九四六年的三八節雖然局面已經不同了，但重慶多方面的婦女與一部份盟國婦女，還是在團結一致的情況下舉行了三八紀念大會。會中並提出鞏固已得和平，實行政協決議，保障婦女的人權，婦女參加政治，加强各黨派婦女的團結，澈底消除法西斯破壞民主團結的陰謀等寶貴的意見。

上海的三八節，更值得大書特書。上海婦女八年來在敵人的壓迫下，同時鑒於國內時局的嚴重，急迫的要求行動，由羣衆自動自發的集合了二萬餘人，舉行了空前熱烈的紀念會與遊行。她們提出了實行政協決議，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要求和平民主，繼續茅麗瑛精神，要求同工同酬等口號。另一個由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召集的二千人的隊伍，則走向市府向市長致敬。女青年會也另外舉行慶祝大會。上海婦女雖未能做到重慶婦女那樣的團結，但對鄰棄羣者給以被羣衆所鄙棄的教訓，並顯示了羣衆的偉大力量。

3. 民主選舉的學習與憲法討論

四月初，上海各婦女團體因政協決議於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國民代表中除增加各黨派的名額外，並增加社會賢達七十名，對婦女代表亦將另有規定。且聞某婦女團體已在暗中進行推薦代表。爲提倡民主選舉，並使較多數的婦女獲得民主選舉的學習機會，經過兩星期週密的籌備，於十四日分區設投票處十處，分別投票。事前並由各團體提出候選人名單，一部份投票處張貼有候選人介紹及宣傳標語。參加選舉的共萬餘人。

選舉的結果，以得票最多的三十五人備文供政協代表參攷。這次的選舉雖然存在很多缺點，特別是候選人的介紹，與對勞工姊妹的教育工作極不充分，但沒有舞弊賄賂，是純眞民意的選舉。當選的三十五人，雖然不是個個都是社會賢達或負有聲望的人物，但遍及各工作部門及各階層的婦女，更重要的她們都是一些接近羣衆，得到羣衆信仰與擁護的婦女工作人員，所以「國民代表」四字，她們都當而無愧。

緊接着國大女代表的選舉以後，上海婦女界又展開了憲法的研討工作。擬訂了一個「憲法草案與國民大會問題研究大綱」，內分四部份　：（一）憲政的基本知識，（二）憲法草案的研究，（三）第一屆國大的性質與職權，（四）婦女對憲法的要求。四月二十八日，三十五位當選的代表

智琪會研討然後再將大綱分發各婦女團體討論。後因國大改期，內戰的局勢日趨緊張，這一工作就擱下了。

4.呼籲和平運動

六月國共第二次停戰，進行和談，在和談的同時，政府於蘇北及華北積極準備軍事進攻，國內和平繫於一髮。全國人民感於局勢的岌岌可危，紛紛發出和平呼籲，上海六十一個人民團體，特推派代表七人晉京請願。在六月二十三日代表啓程的這一天，十萬民衆齊集北車站歡送，提出和平願望，希望代表們一定要請願成功。火車開出後復列隊遊行，隊伍長達數里，高呼「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在十萬遊行的群衆中間，婦女幾佔三分之二，面孔曬得焦黑，聲音喊得嘶啞，勇敢熱烈，好像祇要和平能夠挽救，她們不惜付出任何犧牲的代價。

六月十六日北平的市民爲要求和平，舉行了和平祈禱會，參加的市民四千二百七十餘人。因爲北平的環境自較場口事件以後，人民的行動已受到限制，他們不能不採取祈禱的方式。同時發動簽名運動要求停戰，簽名者數萬人。這其中婦女也佔了很大數字。

婦女是最愛和平的，婦女對和平的希望最殷切，從去年六月和平運動中得到事實的證明。

5.響應國際婦女會議

七月中旬國軍動員五十萬大軍進攻蘇北，熱綏大規模的戰爭也跟着爆發，美國援助中國內戰的行爲愈來愈顯露。婦女們覺悟到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中國的惡運還有賴於各國人民來協助改變。恰巧由美國十九個婦女團體所發起的國際婦女會議於十月十二日在紐約開會，我國被邀代表之一的郭穎紹女士將該會討論的中心問題在報端發表，向全國婦女徵求意見。全國各地各階層的婦女都有意見提出，有的提交徵求人，有的直接提交該會。各方意見雖有一部份是偏重本身狹義利益而提出的請求，但對於希望各國婦女加緊團結，澈底消滅法西斯，爭取世界和平這一點是完全一致的。

據聞各國婦女在第三次國聯大會中的地位顯形重要，（此外尚有史巴克會有此類說話）國際婦女會議的舉行與推動恐不無影響。討論問題的徵求意見，對我國婦女是更具有益的工作。

6.時事測驗

差不多和響應國際婦女會議同時，上海婦女界做了另一件對婦女本身有宣傳教育意義的工作，就是時事的測驗。馬使八上廬山未獲結果，和談時斷時續，美國人民於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舉行「美軍退出中國週」，上海十個團體響應這一運動，婦女界決定舉行一次時事測驗，以示民意的趨向，促使中美當局的注意。

這測驗共提到八個問題，三個關於內戰的，三個關於美軍駐華的，一個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關於抵制美貨的。參加測驗的總人數共二千四百零二人，百分之九十的人認爲致使人民生活苦痛的是內戰，百分之七十四的人認爲中國內戰是由美國的鼓動協助，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人擁護政協決議，主張根據該項決議處理國內紛爭，百分之九十三的人主張美軍立卽自中國撤退。

這次的測驗，充分表現了婦女對國事的關心，對政治的注意，並且正確地認識了時局的癥結。

7.婦女社會事業的掙扎

去年一年由於美貨的傾銷，中美商約的締訂，水空運輸權的斷送，官僚資本與買辦資本的合而爲一，民族工業的慘遭扼殺，婦女所經營的生產事業也被從根剷了，在重慶由婦女經營的五個工廠，現在祇有第一製藥合作工廠還勉強支撐着，其餘四個都停閉了。上海原有極少數婦女參加經營的工廠，也都已經結束。婦女可以貢獻力量的社會事業，僅爲婦女兒童福利事業及文化教育事業兩方面。

馮夫人李德全女士曾於去年在重慶成立中國兒童福利協會，並創辦重慶職業婦女托兒所，擬以托兒事業爲中心工作。彼於去年到北平、西安、上海各地時，曾盡力宣傳推動托兒事業，雖說西安、北平都已在籌備中，上海去年成立的有幼幼托兒所及職業婦女托兒所，還有一個幼幼兒童樂園因難覓得適合的房屋至今猶未能成立。孫夫人主持的兒童福利委員會，舉辦了一個兒童閱覽室，經常有貧兒救濟工作。上海女青年會的托兒所算是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托兒事業。

文化教育方面，本刊是在婦女自力支持下的全國性的婦女刊物，去年的遷滬復刊是够艱苦的了。上海女青年會出版有「婦女」月刊，此外尚有「青年婦女」「婦女與家庭」等刊物。十二月間上海產生了一個婦女文化服務社，各力比較充實。重慶出版有「四川婦女」，費用方面完全由婦女

僻陋，但這不能作為一個事業。教育方面昆明、重慶、成都都創辦有婦女識字班，上海有女青年會主辦的勞工夜校及私立婦女補習學校，歷屆戰前繼續到現在的，新省內除黨部辦的婦女補習學校，婦女自動創辦的婦女學校或婦女識字班，簡直沒有一所。

綜合起來，婦女社會事業的基礎是薄弱得可憐的，目前存在的也無一不在苦苦掙扎中，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由於經費的困乏，房屋的缺少以及政府的統治，並非婦女自身的不曾努力。

8. 婦女機構與婦女組織

八年抗戰中，[illegible]婦女工作的婦女機構是婦女指導委員會及各省市分會。復員東遷，該會由於經濟人事的限制及上層份子興趣的轉向，京滬兩地雖有辦事處設立，迄無具體工作表現，各省分會也都結束，內地原有的事業都已移交社會部或重慶市政府接辦，以後究竟怎麼做，在她們本身似乎還在彷徨之中。

婦女團體方面，民間的，包容有較多群眾的是中國婦女聯誼會，在去年一年中成立了雲南、上海、重慶、成都、北平五處分會。純粹由當地婦女組織的較有群眾基礎的有上海婦女聯誼會。此外有各人民團體、職業團體的婦女會員，或因學習興趣，工作需要集合三五人至數十人而成立的小團體。

去年一年間因客觀環境的惡劣，已成立的婦女團體都受到限制與打擊，但一般婦女對團體生活的興趣與需要確已普遍的提高，特別是許多家庭婦女也自動組織了團體，為過去未有的好現象。

一年來婦女工作的檢討

1. 忽略婦女本身的努力　去年一年婦女工作的方向應該配合全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總的目標而努力，是沒有疑問的。但並不是說除了與人民整個的要求配合之外，婦女就不需要再為本身的利益鬥爭。有許多姊妹們被這樣的觀點，「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一部份，婦女徹底的解放，必須在社會解放，經濟制度改變後方能實現」的理論，因而犯了偏激的毛病，以為婦女要求解放，唯有以全力來從事社會的改革。不明白理論所提示我們的，乃是一個遠景，眼前我們應就各種具體情況，一面配合整個的努力，推動社會向改革的路上走，一面還需要就婦女本身的要求，從事種種局部的努力，這些努力的結果綜起來也是以推動整個的改革，加速社會解放的進程。

過去一年，有許多婦女在工作上所表現的偏激的傾向，是只熱心於政治運動，認為唯有政治運動才夠興奮刺激，政治運動以外的零星的工作就不值一顧，政治運動過後即感空閑無聊。因此使得比較落後膽小的群眾，對這些人望而卻步，不敢接近，不願在事業上合作。今後希望不完全忽略婦女自身利益的爭取，以各種不同的工作團結各種不同的群眾，吸引更廣大的婦女到工作中間來。

2. 缺乏嚴密廣泛的組織　過去一年婦女工作所表現的另一個弱點，是組織力量的薄弱。各婦女團體都偏重上層的活動，忽略下層的基礎，每一次的工作，少數領導人同多數會員脫了節，祇是頭在動，身體卻不動。對一般會員教育工作沒有能夠好好地推動，對幹部的培養與提拔也未充分注意。宣傳與組織工作不能配合進行，在一次演講宣傳以後，群眾的情緒被鼓動起來了，並不緊接着進行組織工作。在一次運動以後，沒有把那些參加運動的人組織起來，祇滿足於影響的廣大，群眾的眾多，不曉得那些未經組織的群眾，不能成為堅強有用的力量。環境既經逆轉，又不能隨機應變將龐大集中的團體化為小型分散的組織，平時的鬆散致使變時完全失卻機動的能力，好像海底的小蚌，被潮水大浪的沖上海灘，結果又被潮水沖捲而去。同一地婦女組織之間的聯絡也還不夠緊密。

其次，沒有建立起全國性的婦女組織。在舊的全國性的婦女機構已失去她的民間性以後，沒有能將新的足以替代的婦女組織伸張到全國，雖然擴展到某幾個地方，但是還不夠普遍。因此一年來的婦女工作祇是集中在一二個都市。

今後希望已成立的婦女團體健全其組織，並多建立小型的婦女組織與大型的組織配合活動，更希望沒有婦女團體的地方從速產生組織。

3. 宣傳多於實際工作　抗戰中間全國婦女會致力於各種實際工作，如：傷兵慰勞工作，保育工作，抗屬工作，生產工作等，在這些工作上都曾表現了輝煌的成績，給人以良好的印象，同時也提高了婦女的地位。去年因內戰的原故，社會經濟疲憊，再加政治上的不自由，從事實際工作的條件，自不及抗戰期間優良。但是沒有明顯的目標，提出中心的工作，集中更多的人力在這方面去努力，也是婦女實際工作無進展的重要原因。

（下接第卅二頁）

面臨着莫斯科會議

梁純夫

一 中國手忙腳亂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會對戰後和平的主要難題作了一次總的檢討，為五強合作（那時候中國還有希望做一個強國）開闢了康莊大道。可是貝爾納斯會後回到華盛頓，立即遭受美國大獨佔企業代言人著名孤立派范登堡等的嚴厲斥責，認為對蘇聯過分讓步，有損權威國之嫌。杜魯門政府在對內政策上既已背離羅斯福的「新政」，在外交上也就不得不對發了戰爭財的大獨佔企業家屈服。因此自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倫敦聯合國大會開始，美國便領引着英國，以原子彈秘密和金元外交為後盾，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向全世界民主勢力挑戰。

自這以後，五強之一的英國，因為急於依靠美國的大筆借款來恢復它的戰前版圖，便首先淪為美國外交的尾巴，追從在後台唸着台詞；而且貝爾納斯和貝文則一唱一搭地手舞足蹈。結果是，英國在歐洲的戰前地位隨着美國聲威的低落而喪失殆盡，而它在中東和遠東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也被美帝國主義者一半侵蝕一半獨佔去了。

「五強」之一的法國，在邱吉爾的「西歐集團」的引誘之下，在美國十三萬萬元借款的壓力之下，在戴高樂派的反動陰謀之下，也曾一度為英美集團所利用而欲出賣歐洲人民的利益。

不過最悲哀而可恥的還是我們這一強。這一年來，在美國單獨調解與片面援助的微妙運用之下，全中國已陷於最殘酷的內戰和最可怕的經濟混亂。

只有蘇聯稱得起是一個真正的強國。它一方面對美帝國主義者「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拚全力保衛戰後世界民主運動的成就，打擊美國的帝國主義世界擴張和侵略企圖，另一方面向全世界民主人民號召和平，號召團結。

到一九四六年臨近結束，隨着歐洲大陸人民在普選上所表現的團結和勝利，隨着英國內部反邱吉爾—貝文路線運動的興起，美國在國際關係上的地位日益顯著地陷於孤立，它的挑戰鋒鋩也就大見減縮。因此自從去年底聯合國大會期間四國外長決定今年三月十日在莫斯科舉行會議之後，五強之間的關係便逐漸發生變化。不管美帝國主義者的主觀意願怎樣，世界和平要求着大家走回莫斯科的道路，而全世界大多數人民，包含着美國人民，是渴望着和平，民主，團結的。

在莫斯科會議前夕這種國際關係的新調整，卻使得一年來全心全意地專門依靠美帝國主義者的中國政府手忙腳亂起來了。

首先，美國這次忍痛召回馬歇爾特使和準備撤退大部分駐華軍隊，就是為着應付三月莫斯科會議的外交場面。沒有了馬特使「調解」的掩護，沒有了大批軍火物資的源源接濟，沒有了駐華美軍的守護交通線，政府方面的軍事優勢立刻就成問題了。看這一個月來魯豫蘇皖戰場形勢的變幻：來攻臨沂，徐州先受到威脅；既入臨沂，卻碰不到共軍主力；轉瞬之間，膠濟路和蘇北又緊張起來了。胡宗南的部隊雖然勉強向陝甘寧邊區挑釁，以圖轉移視聽，而整個軍事形勢對於政府軍已經是捉襟見肘了。

更嚴重是後方的經濟。隨着美國退出軍調部，五億元借款也宣佈暫停支付。沒有生產基礎而只建立在借款上面的政府幣制便立刻呈現空前大混亂。在這時候，政府卻一面發明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來加緊壓搾剝削[illegible]垂斃的人民，另一方面更不得不無恥地求救於美國國務院，要把聯總的救濟品在黑市場出售。

最後，外交部向美英蘇法四國送出照會，聲明莫斯科會議不能涉及中國問題，這就更顯得中國政府手忙腳亂已經到什麼程度了。擺在中國面前的有三條路：一條是美國單獨「干涉」，一條是英美蘇三國共同「調解」，一條是中國人民自己「解決」。第一條路已經試驗過走不通了，國民黨政府究竟是需要三國共同調解，還是讓中國人民自己來解決它呢？

二・美國虛張聲勢

面臨着莫斯科會議，美帝國主義者雖然感覺到自己處境的孤立，不過

也正由於有這種孤立的預感，美國才故意虛張聲勢，以圖支撑它在莫斯科會議中的地位。

二月七日，新任國務卿馬歇爾將軍在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宣佈美國外交政策，特別聲明一點：『義務兵役必須實施，否則美國將無必要之軍事力量爲其外交政策之後盾』。

馬歇爾是特別爲着應付莫斯科會議而被選任國務卿的。他這一次的談話，無疑地可以表徵今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就是說，美國已經不得不藉武力來推行它的帝國主義世界擴張政策了。

緊接着，便有更顯著的事實來替馬歇爾這次談話作註脚：二月十二日，美國宣佈與加拿大繼續聯防，就是『兩國在平時將保持戰時之合作，以策北美洲之軍事安全』。二月十五日，泛美防務局宣布計劃，要使所有拉丁美洲（中美和南美）國家的武器配備及海空軍訓練適合美國的標準，并準備設立軍事委員會，『促進西半球防務更密切之合作，利用前哨基地之海空軍，採用閃電長程防衛原則，并交換陸海空軍官佐』。二月十七日，美國又不顧英、澳、蘇等國的勸告，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要求，立即將太平洋前日本委任統治地，包括馬里阿納羣島，馬紹爾羣島及加羅林羣島等戰略要地，由美國單獨託管，并聲明即使安全理事會不通過，美國也要把這些地方永遠佔領下去，建立永久防務。二月二十二日，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陶萊士宣布美海軍將於在二月底至三月初舉行全部戰鬥演習，『假作襲攻珍珠港要塞』。

這就是美國在莫斯科會議前夕所表演的『以軍事力量爲其外交政策之後盾』。我們還記得，去年巴黎四國外長會議以及二十一國和平會議期間，美國也曾有過同樣的示威表演：它在太平洋試驗原子彈，在地中海與英國艦隊舉行大演習，在北極區與加拿大舉行陸空軍試航，同時也在國內提倡普遍軍訓，和聲言要武裝所有拉丁美洲國家。但是效果怎樣呢？

其實，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這不過是美帝國主義者虛張聲勢的姿態罷了。它能夠嚇退蘇聯的和平政策嗎？它能夠使英法再投進它的懷抱嗎？它能夠挽救它在國際關係上的孤立地位嗎？

三・英法合縱連橫

在莫斯科會議前夕，比較有積極意義的却是英國和法國外交活動的新部署。

一年來貝文把英國的車箱掛上美國的火車頭，愈走愈不對徑。不單整個大英帝國門戶洞開，而且英倫三島本身也要淪爲美國的殖民地了。更其可慮的是，美國這座火車頭在獨佔大企業控制之下，顯然是朝着經濟大恐慌的深淵走去，英國難道也要跟進去嗎？

去年十一月初共和黨在美國國會改選的勝利給英國提出一個警號，而同時法國大選的結果又給英國工黨政府一種新啓示。在左傾的歐洲與右傾的美國之間，英國必須擇一而從了。十二月中工黨四十六位議員在下院對貝文親美仇蘇政策的猛烈抨擊，雖然被艾德禮目爲「叛黨」。可是午夜思量起來，英國如果還要獨立存在下去，并且在國際關係上恢復一點主動性的地位，就必須放棄邱吉爾、貝文的尾巴主義了。

不過英國在能夠擺脫美國的羈束之前，它必須從另外兩個強國獲得新的支持。因此艾德禮抓住年初法前總理勃魯姆訪英的機會，提出「英法同盟」條約的締結。同時在蒙哥馬利訪蘇之後，修改「英蘇同盟」以加強兩國關係也被提上日程了。

法國自從去年十月通過新憲法，十一月成立正式議會，今年一月選出總理，組織內閣，第四共和國已經宣告形成，戰後一年多的混亂局面已經逐漸澄清。現在它可以而且應該從新展開外交活動，以確立它在新歐洲和戰後世界的地位了。因此它不單毅然接受了「英法同盟」的建議，準備以「法蘇協定」的同一方式來完成它，并且還進行與波蘭和捷克簽訂類似的條約，以加強它在歐洲的地位。

隨着莫斯科會議的日益接近，「英法同盟」條約的訂立和「英蘇同盟」條約的充實，已經逐漸具體化了。在這些醞釀中的歐洲各國間同盟條約內容上，我們發現一個新的特點，就是除了共同防止德國的再起侵略之外，還特別加強締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只這一點，便夠使美帝國主義者不勝顧慮了。因爲所有這些歐洲國家，或多或少帶有一點社會主義色彩，與美帝國主義者的擴張政策是不易相適的。

無疑地，英國和法國這種種外交活動，都有它們自己的打算，各自以本國的利益爲出發點，同時也想藉此加強它們各自在莫斯科會議中的聲威。可是在客觀上，倫敦，巴黎或紐約時代美國那種領袖羣雄，目空一切的神氣，就不可能再在三月的莫斯科出現了。（二月廿四日）



婚姻折磨着女性

啓予孟



因爲在女學校長時間教書的關係，認識了不少的女青年，也瞭解了一些女性特有的問題——或者說是青年問題，在女性這一方面的特點。照我這一年來所接觸到的，婚姻問題似乎是女性所有的嚴重問題的一種。

問題的一面是婚姻的蹉跎，我離開上海已經有十一年，快回來前有一種設想，從前教過的女學生一定是面目全非，變成了太太奶奶了，有一天，讓同學帶了她們的小孩子來聚會一次，那準是「洋洋大觀」。回到上海以後，和從前的女同學們歡然道故，極端詫異於還有怎麼多人保持了「小姐」的身分。談話次數多了，觸及這個問題，她們的眉間似乎透出一縷幽怨。更不幸的是有幾位，或者遇人不淑而分手獨居了，或者丈夫已經去世而過着孀居的生活，一提到這問題，他們便不禁要淒面號啕。女孩子都是怕羞的，絕對不會像男孩子那樣找不着配偶便做出猴急的樣子，但總託別個傳話，說「有合式的人，請你代爲留意留意吧」，這樣的不止一起。我受了這樣的囑咐，猛然覺到婚姻問題在今天的女青年前面已經嚴重到什麼樣的程度。

問題的又一面是婚姻的失意。一對一對的男女青年成婚了，別人親睹他們白頭偕老，自己何嘗不是喜氣洋洋，興高采烈。但是時間往往給人開玩笑，久而久之，有一部分夫婦，雖然保持着和諧的外貌，心坎裏可彼此都長滿着荒草。美滿的婚姻實在是太少了！我一面寫本文，一面就可以聯想到十幾對的過着極不愉快生活的夫婦。其中男子感受較大痛苦的不是沒有，但多分的苦汁是由女性吞下的。就我所看到的情形，不能拿什麼婚姻不自由這一類的原因來解釋。一對一對都是兩相情願，經過戀愛階段而後結成婚姻關係，有的甚至還曾爲了爭取婚姻關係而採取了對家庭對社會的革命形式。可是，現在的男女之間，充滿了戾氣，卻又不能不承認是事實。淘氣，拌嘴，成了日常的功課。「拉倒了算吧」！這樣的意念不止一次地閃過男子或女子的心上，特別是在女性方面，看到女伴們受到男子折磨只有比自己厲害，自己遇到了狼吼氣，人家還碰到老虎呢，再說，這位不如意的郎君並不是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來的，「千揀萬揀，揀着個猪頭瞎眼」，現在鬧翻，豈不給人取笑？再說，自己年齡已經相當，女性要沒有個親人，儘可不說花前月下，寂寞難支，傷風頭痛，靠誰來遞茶遞水，溫言相慰？再說，丈夫不成，孩子們可漸漸長大了，讓他們懂事的時候問一聲我們的爸爸在那裏？而自己囁嚅答不上來，那不是更大的難受！這麼思量着，就把不如意的婚姻拖延下來，但拖延並不能解決問題啊，苦痛只有與日俱增，現在的女性雖然不致於像過去女性那樣的沮喪消極，來什麼「青燈古佛，了此殘生」，然而情緒上事業上所受的打擊總是一樣的。

婚姻折磨着女性。

人不是爲受苦而活着的。創造，進步，享受爲生活之本。婚姻原本是幫助人創造、進步、享受的一個普遍而巨大的動力。人給婚姻折磨了，這是無怪他高興不起來的。婚姻和職業的不如意是現代人兩項最大的苦痛，其他苦痛還是間歇性的，這兩項就像附骨之蛆，走到那裏，糾纏到那裏，只要你清醒着，不會一刻停歇。眞是受不了啊！反之，如其婚姻美滿，有一個最能理解，最能慰貼，最能鼓舞，最能幫助自己的人在，那是在任何場地工作，戰鬥，都不會退卻的。女人們有權要好丈夫啊！有權要求有美滿的婚姻啊！

婚姻怎麼會搞得這樣糟的呢？女子怎麼會吃那麼深深的痛苦的呢？顯然的，婚姻所加於女性的災難，只是時代所加於女性的災難的一相。最近上海在上演一個話劇，叫「女人與和平」，這個劇本，如其以政治觀點去看，那誠如評論者所指出的，大成問題，但如其當作一個婦女問題劇看，那卻有見得很精到的地方，要言之，就是，女人要過好一點的生活，非實現和平不可，如其讓男人給戰神送去做炮灰，那女人們一定是不會有幸福的，今天，許多女性的婚姻不就，不是清清楚楚地爲了在打內仗麼？儘管中國的男子還不致稀少得如「女人與和平」裏所渲染的，但報載死於戰爭的中國人已達九百萬人，假定這裏邊的三分之二是男子吧，給女子抽掉六百萬配偶對象，試想：婚姻的進行，怎麼不會發生困難呢？還活着的男子吧，大部分人過着流離顚沛的生活。物質生活條件又是那麼窘迫，

打光棍都不一定活得了，成家立業，生男育女，那不是夢想！我親眼看見一個文化機關裏的兩個男性研究工作人員，一面在作研究工作，一面得給太太分工，做一個孩子的「乾媽」。旁邊別的男職員看到他們的焦頭爛額，咋咋舌頭說，再也不想討老婆了。像在上海這樣都市裏，任憑一男一女怎樣相愛，要結婚先得解決一個問題：房子。連租一張兩個人睡的床鋪的地方都沒有，結什麼婚？簡直是熱昏！我敢於斷言，上海的很多曠男怨女是「房子」給製造出來的，沒有房子，沒有婚姻！於是乎性的亂行，棄嬰殉胎，……這一套都市病越來越兇。誰實使之？誰令為之？把今天的婚姻問題深究起來，一句話，還是要這一批窮兵黷武，嗜殺好殺，反民主，反人民的軍閥官僚們負責的。

在女性自身方面，也有好些地方需要改進，需要努力，婚姻問題是人生問題的一個，一樣地需要研究，方才能處理妥當。中國女性對於婚姻自誤得最厲害的地方是甘居被動，不求甚解。農村婦女不必說了，封建思想和封建勢力還是把她們看得牢牢的，都市裏的知識婦女呢，有相當的條件可以把婚姻問題弄清楚，而且加以積極處理的，可是，有這樣看法作法能有幾人？多數女性都不好意思談這個問題，更不好意思有條有理地研究是什。不好意思談，不好意思研究，便產生幾個結果：其一是靠自己胡思亂想，胡思亂想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其二是聽憑男性追逐，那一個追得兇的便歸那一個。所謂自由戀愛，多半是男子的角逐。始和而終悖，正是由這樣的自由戀愛來的，戀愛決不是單方面的事情，男女急於介紹自己，這是男子的事情，女子可一點也不要怠慢了分析對象的優劣，以及自己對於對象的適應度。追得兇的男子不一定是合乎自己條件的配偶，假定有一個條件更優而追求不像另一個那樣瘋狂的男子，就因為女性缺乏主動而竟會失了，這不是自己製造悲劇？在今天這樣動盪的社會裏，女性再不積極，再不主動，那是會錯過擇偶機會，蹉跎終身的。甲君與乙女士愛好，甲君各種條件，乙女士都相當滿意，但自己稍稍猶豫，而且那時有好幾個異性朋友，也沒有意識地去比較他們的長短，就這樣因循着，一旦戰事結束，甲君因職務的關係，調到別處工作，和乙女士黯然分手，到乙女士過了相當時候，稍累了相當的人事經驗，想法再找甲君，甲君也以偶然的原因，和一位丙女士締結了不甚合適的姻緣。到這個時候，一個是使君有婦，那還有什麼話好說？我的意思當然不是勸女青年像現下有些都市中的男青年一樣，別的一切不管，只曉得沉緬在戀愛生活中，看見任何女性，都覺得有成為戀人的可能，毫無顧忌地向人獻媚。女青年們也絕對不會走上這樣一條路去。我的主要意思是要女青年們主動，積極，以主動積極的態度來研究婚姻，處理婚姻，羞答答，等男性進攻，聽天由命，這一類處理婚姻的方式，應該掃除乾淨了。

在這個社會萬分動盪，一切秩序紊亂的年頭，作任何事情，在個人都保不定會遭遇到錯誤和失敗。譬如，你和一個朋友約好在下午四時，你計算得很精確，從出發的地方到朋友那裏需要四十分鐘，於是在三點廿分你動身了，不巧車子罷工，交通阻隔，一直到四點半你才走到朋友那兒。你錯誤了，失敗了，錯誤了失敗了怎樣？你要曉得下次注意些。人只有這樣做着，錯着，改着，做着。人不是神，人的生活就是那樣。戀愛婚姻也只是人生中間的一部分，有錯誤有失敗，這才是誠實的人的戀愛婚姻。發而皆中節，因為有兩造，單方面努力也是不成的。不曉得是那個混蛋東西給女性種下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把婚姻叫做終身大事，於是錯了失敗了，也只能認一輩子，如其要避免錯誤和失敗，那只有因循等待。這樣觀念是務須鏟除的。我以為，這同做別的事一樣，要心做好，如其做錯了呢、那只有把錯的撕掉，從新做起，做錯一回，學一回乖。為什麼明知不對還要終身以之呢？感情貴乎真實，真的好真的不好都是有價值的，真的不好裝成好，或者真的好裝成不好，那是罪惡，比了錯認錯做要嚴重百倍。我們也不應該因為怕錯而不做，威廉發姆士說過，上戰場就不能怕吃流彈，有那一個稱為戰士的人而是計出萬全，怕吃流彈的呢？在婚姻問題上受了挫折，我們千萬用不着心灰意懶，女孩子們，要像如眼睛裏吹到了灰沙，認清是灰沙，毫不遲疑地用手帕撚掉就是了，——但要小心，可不要把自己的肉撚掉啊！

你或者要說，人家的話雖動聽，社會的批評受不了啊。對於這一些，我不想多添一句話，祇想請你讀一回魯迅寫過的祖孫騎驢的妙喻。婚姻是一對一的事情，說到最深處，對方的話是要聽聽的，其他呢，只要你沒有失卻理性，你應該聽自己的話。這樣的事情聽社會的話，這個社會還不夠格呢。

有鑒於女性受婚姻折磨之多且深，我建議婦女先進應該以自身的經驗，或者採集材料來對女青年們加以輔導。前人已經是錯的路，再也不要走了，前人走錯了一截，後來怎樣踏上幸福的門庭，這一類寶貴的經驗，却是應該提出報告的，讓青年們減少一分婚姻問題的磨折吧，這也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

女工林寶珍

以藍

在一次××女工夜校的同樂會上，我認識了女工林寶珍，而且不久我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

她原出生於蘇北某個農村，在家里做了整整十八年的姑娘，二十六年的春天由於父母的命令，她和一位佃農的兒子結婚，當年的冬天，她的丈夫被抽上前線，從此便開到那永無信息的地方。

不久戰爭的烽火燒到了他們的農村，田原都變成了荒蕪，接着而來的敵僞的統制苛捐雜稅，農民們更加活不下去」。

她的家，好容易熬到了第二年的年根，實在再也不能往下支持，她的公公那可憐的老佃農，被貧病逼死，家裏只留下了她和她的婆婆她們將老佃農埋葬之後，便一塊跑進了上海，幸好得一位米商親戚的介紹，林寶珍入了××紗廠做紡線工，後來她又在××女工夜校讀了三年的夜書。

如今林寶珍在××紗廠成包部已工作了十年，十年工廠的生活使她那紅紅的村女臉，變得像淡黃的紙片一樣，使她那雙橄欖形眼睛，變成了一條細長的窄縫，而且終年帶着眼圈，總像從沒有睡醒似的一樣，假如還有些不曾改變，那就是她的高高的身材，和一副純樸的農民個性。

雖然，她已是將近卅歲的婦人，可是有時她卻有十幾歲小姑娘一般的純真，她的性格十分開朗，無論生活與工作怎樣磨折她，和丈夫十年至今沒有音訊，她都一點不放在心上，尤其是最近幾年，自從她入了夜校讀書以後，她懂得了社會上一些大的事情，得到了生活及做人的信念，使得她求知的欲望更強。

今年她除了白天工作以外，每天晚上便到她曾肄業過的那個女工夜校里做識字班的小先生，她的那些學生都很敬愛她，像敬愛自已的大姐姐一樣。

由於她們的工房與我住的地方很近，所以我們常常都有機會見面。而且一有空時她就會跑來看我，跟我談着各種問題，如她在外面聽到的新聞，廠內的許多消息，與她教識字班的心得和經驗等。

她常常對識字班的同學說：「打內戰是很討厭，內戰使得許多人失掉了丈夫和兒子，哥哥與弟弟，內戰使得外面的物價貴，使得我們的工資少，甚至於使得工廠關門，我們大家都可能失業……」

有一次當她又講到內戰的時候，識字班一個學生向她發問道：內戰既然有這許多害處，我們大家都不喜歡打，爲什麼會打起來呢？她想了一下，回答說：雖然我們大家都不喜歡打，可是少數有權有勢的人——那些當家的，他們是喜歡打的，因爲不打他們就不能發財，接着又舉例說：「比如一家財主屋裏有很多樓房容不住，假如一羣沒有屋子的窮人和叫化子站在外面要求他分一點出來，他一定不肯，而且不但不肯，還要找個人出來打罵，另一方面就把門閉得更緊」，說着他就做出叫化子與有錢人的樣子，弄得全班同學哈哈大笑一陣。

陰曆年底廿九的清晨，她氣咻咻的跑到我面前來，告訴我她們那天全體罷工，因爲廠方過年少發了每人廿萬紅錢，這件事鬧起了之後，廠長與工會十分生氣，便把那些平日被認爲『活動』的人物，都一齊喊去罵了一頓，（連她在內）並認爲此事有『政治背景』，受什麼『奸僞利用』」，她說：「廠內錢發得多少，只有我們自己清楚，另外恐怕連鬼也不會過問」。說完便激動的跳了起來，我勸了她好半天，才肯回去休息。

第二天除夕晚上，十點鐘之後，她又跑進我的房內，高興的大聲嚷道，「我們剛才把課上完，那些識字班的人真好，過年的晚上連一個人也不缺，到下課鈴搖了半天還不願回去，她們一定要年初二就來上課呢」！說到這里，我發覺她與昨天生氣時完全是兩個人，我便對她說：「恭喜你教書成功」！她得意的笑了。

當勸工大樓的慘案發生後，在報上登着梁仁達傷重逝世的那天，我在工廠門口碰見她放工出來，衣服與頭髮上掛滿了棉絮，手裏拿一張報紙，幾步闖到我的跟前，『梁仁達死了！你看見報紙嗎？他的太太也是在廠里做工的——這些黑良心的人』！她用嘶啞的喉嚨向我叫着，兩滴眼淚掛在她那黃黃的面頰上。『恐怕廠里還有許多小

姊妹們，還不知道這件不公平的事情呢，我一定要告訴她們』。臨走時她又補充對我說。

兩天之後，她又來告訴我她已發動了廠內與夜校的同學，捐了一筆款子，明天就準備送到某報館去，我感動地向她看着：『世界上的好人究竟要比壞人多些』！我在心裏這麼想。

最近一星期忽然不見她了，據另外的人說，她好幾天沒有上工，病在家裏。

前天傍晚，我一個人獨自走去看她，那兒全都是××紗廠的眷屬女工宿舍，從一個破爛弄堂大門走進去，倒數第二個窄門一間類似木板搭的平房就是她的家——她和她的婆婆住的地方。

『哪人？』當我推開門走進去的時候，她用上海話吃驚的問着：

『哦！×小姐』她看了我趕忙從被子內爬了起來，即刻被我一手又按了下去。

我坐近她的旁邊，在很暗的光線下，我看見她那副平日黃得透明的臉，似乎起了一層紅暉，不住的咳嗽着，一雙永遠沒有睡醒的眼睛，此時更顯得沒有精神。

我開始探問她的毛病，她說：『我自己也不曉得：醫生昨天替我看過了，他只要我好好的休息，還叫我打一種叫做維他命B的針，大概要打五十針，一共卅萬元，可是，現在我連三萬元也不剩，明後天我預備上工了，反正不礙什麼的，廠裏像我這樣病的人多得很！』說着走進一位六十上下的盲眼婦人，『這是我的媽媽』。寶珍向我介紹着，隨即那老婦人挨近牀前坐了下來。

我們彼此沉默了半响，忽然她拉着我的手說：『×小姐：聽說以後不許槳仁揀出來是嗎』？

『嗯！報紙上如此登的！』我這麼回答她！『唉！眞要死！』她翻過了臉嘆了一聲長氣。

外面漸漸地黑下來了，弄堂內一片嘈雜的聲音，廠內的姊妹們都已放工回來，有些進來向她探病，不一會我退了出來。

當我走出來的時候，又聽見她的咳嗽聲。

我們的時代

友人們聽到了，大家都會相互的問：「三八節就快到了，你有什麼感想和希望呢？預備寫點什麼呢？這是個不尋常的時代啊！」但是我們又只有相對苦笑。

我說不出我們是過的什麼日子，是的，我們勝利了，民族解放了，當然婦女也被管解放了：我們聽到過民主諾言，開過政治協商會議，我們選過國大女代表，我們被邀參加國際婦女民主運動；雖然諾言與政協決議不算數，我們民選的代表也不算數，出席國際婦女民主會也領不到出國護照。但是我們婦女畢竟比從前有地位了：你們不看到我們堂堂的國民代表大會裏也有五院都說不滿的女表代嗎？除非你忌妒她們，你是不應該說我國女權不高了。

在這光榮勝利後的一年多歲月裏，我們學習了無數的教訓，流淚流血都是我們自己的錯誤，你不記得當那些美國盟友替我們趕出敵人之後，在三輪車上拉幾個女人下來談笑談笑，我們也會大驚大叫嗎？愛護我們的家長們早說過了：人家美國是社交公開，我們又何必封建腦筋呢？即使是你不願意交往，感人家解放之恩，孝敬點姿色也還是理所當然啊！即如這次北大女生被強姦了，鬧得滿國風雨，又何嘗不是封建思想在作祟呢？我們的明理之士不早說過：這件事如果在美國眞太平常了嗎？文明事偏偏發生在剛剛蒙恩解放的中國，豈不使我們受寵若驚呢？不過流血流淚總是旁人自找啊！你們將這些事也作爲要趕走美國兵的藉口嗎？簡直就不配說是中國人，因爲太不懂自己的國情了，美國人說過中國是眞空，幸虧有美軍來塡空，如果一撤退，恐怕又有別國軍隊進來了，雖然這是一種猜測，不過單就以日本軍走了，美國兵來，日本人來有人恭維，美國人來有人孝敬這一事實，已足夠證明中國是合理的眞空之地了！但是我們喊過了口號，趕了他們，我們安得不受打和罵的教訓呢？

打內戰，丈夫，兄弟，兒子去當兵了，這是國民的責任，誰叫中國有那許多眞要民主抓在手裏的人民？要飯吃嗎？女人應該不依靠男子而獨立呀！孩子沒有托兒所嗎？工廠不要人嗎？你沒有能力嗎？你生病嗎？現在的社會是競爭生存，這是你自己的事！

你不滿意美貨市場嗎？看，剩餘的奶粉、魚肝油、維他命，養壯了多少人？多少官商姊妹在玻璃櫥窗裏更摩登？你底兒子丈夫要提倡國貨，當然就抵制了美貨，可憐你該作孤母孀妻，你怨恨嗎？傷心嗎？這可怪你不明白：嶄新的中華美國，沒有美貨，市場也不又眞空了嗎？

我們生活在這時代裏，像在做着惡夢，我們無數次的哭過、咒詛過、要求過、吶喊過、行動過，………我們悲傷、憤怒、痛恨、但我們被無數次的教訓了！說應該歌頌，更應該自省！我們的眼睛是冒着火，血在沸滾着，我們說不出話，在這偉大的節日前，我們準備更沉着地受苦，一個教訓，一次考驗，我們會認識這時代的！

—容戈—

主婦日記

綠紗

一月十五日

這幾天冷極了，我們房間的溫度表，降到了三十八度（華氏）。據說是西伯利亞的寒流到了上海。今天早晨，自來水管都凍住了，只好提了鉛桶到前樓張太太家要了一桶水，她家因爲有水缸，經常可以儲蓄一缸水。

我的凍瘡已開始潰爛，早晨上小菜場時，只好把[illegible]的大棉鞋拖上。手也凍得開裂了，又紅又腫，下午洗衣服時，泡在滾熱的肥皂水裏面，簡直痛得火辣辣地。

我從小生長在北方，但不曾受到過冷的威脅，因爲那個時候（民國初年）中等人家，都可以生得起火，走到任何地方（商店學校等），都有禦寒設備。今天的上海可不同了，煤去年就賣一百萬一噸，除了幾少數人之外，誰也燒不起。木炭這兩天已經七百元一斤，昨天因爲燒菜，我才買了幾斤，取煖是說不上的。

我年年都爲着冬季的寒冷而悲哀！嚴酷的短個月漫長的令人窒息的冬季啊！你什麼時候才能夠結束！

十六日

我們已經吃了好幾天的麵粉（是行總分配的黑而帶霉味的麵粉），前兩天是買不齊米，這兩天是買不起米，今天纔從K先生那裏借了點錢來，我才去買米，一問是十二萬一担，還不是好的，只好忍痛買了二升。

物價的跳躍簡直嚇死人，米是漲了一倍，布也漲了將近一倍，小菜不消說，過年以後就沒有跌過，青菜昨天還賣五百元一斤，今天就是一千了。美國貨因爲外匯的提高，更是漲得可觀。小三子自從上次病後，我每天都給他吃奶粉，可是今天到店裏一問，說要三萬元一磅，幸而我神經還健全，要不然可以立刻昏倒。以後唯一解決這問題的辦法，就是「不吃」。

政府頒佈的什麼方案，是要叫許多人的收入都凍結在一月份的水準，但是物價它卻沒辦法叫它凍結在一月份水準，單是外匯，政府自己就將它提高了將近四倍，其餘水電等公用事業都紛紛漲價，這無異乎把我們的薪水打了一個對折（至少是對折），天哪！以後我們將怎樣生活呢？巧婦難爲無米炊，我這幾天爲了編製家庭預算，而大傷腦筋，無論如何都編不好，每天晚上想着就不能睡眠。政府可以用徵稅，標賣敵僞產業，來增加國庫收入，而我們呢？我們用什麼方法來開源節流呢？

我們不能再忍辱

反暴行運動在復旦

洪野

當我們接到本文的時候，八卷五期「現婦」已經付印，因爲是月刊，到現在才能刊出，時間上已相隔了二個多月；但因沈案至今尚未合理了結，我們的要求也未實現。所以此文尚不失其時間性；同時本文所報導的復旦女同學的工作點伙和經驗也是有介紹的價值。——編者按

吃晚飯的時候，一個女同學站在凳子上報告說：『北平美軍強姦我們大學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按捺不下我們的憤怒，我們不能再忍辱，今夜六時半，請大家到這裏來開會！』跟着她的跳下凳子，飯堂裏揚起了一片浪潮，那少有的騷動，使這頓飯延長了好些時候，大家激烈的談論着，飯被冷落在飯桶裏，飯碗裏。

這個會在十幾個女同學的發起，一百多女同學的簽名之下召開的；等不得將飯桌搬出去，已經擁進了很多女同學，一層層的女同學後面又擠滿了男同學，最後的都站到桌上去了，中間留給主席的地方，漸漸縮小到與側學要相碰了，而後面，繼續不斷的同學還在向裏擠，脚尖碰着脚跟，人貼着人，一個女同學說：『這飯廳眞是太小了！』

從來沒有這麼嚴肅的集會，每個人彷彿都帶來了無比的沉痛與氣憤，可是每個人也顯得有辦法，有希望，在這片刻的靜謐的沉默中，含蓄着不可言形的力量。

主席爬上了桌子，用有力的聲音報告開會的意義，一個女同學舉起手來嚷着要發言：

『……在自己的國土上，在文化城市，他們不避耳目的強姦我們的同胞，他強姦了我們整個的中國啊，中國不是殖民地，我們不是亡國奴，我們要反抗，爲了我們是人，我們要活下去……』『對！』同學們激烈地鼓着掌，在那邊層內裏，突然地吼出聲音來：『這不單是貞操問題，這不只是女同胞的恥辱，我們要呼籲男同學與我們合作，我們要全上海市的學生同我們合作，還有全中國的同胞，我們要叫出

我痛苦極了！我們家庭經濟總崩潰的情形簡直比政府來得還要慘還要快啊！

十七日

我這幾天顯然瘦了，今天早晨照照鏡子，眼睛和兩頰更深陷下去，額上和眼角上的皺紋，更加多了幾條，兩道眉毛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眉毛上面的彎曲的紋路也越發明顯，無論什麼時候都像蹙着額似的，就是笑的時候也是如此，所謂「愁眉深鎖」，大概就是這種情形吧！

我從來不歡喜照鏡子，（因爲我的臉並沒有值得研究和欣賞的地方）也沒有工夫照鏡子，可是今天從鏡子裏看見了自己，覺得很驚訝，皮膚黧黑而枯焦，那上面細密而深刻的皺紋——生活與時間的記錄，恐怕熨斗也難以熨下，無論你怎樣善於自我安慰和解釋，，青春的痕迹是一點也找不出來了！唉！難道我眞的就這樣地未老先衰麼？

十八日

昨晚簡直沒有睡好，隔壁那倆個鬼東西，半夜三更又在打阿銀。阿銀也太可憐了，九歲上父母都死了，被叔父賣給人家學戲，後來又輾轉賣到隔壁這倆夫婦手上，他們都是在大世界唱戲的，阿銀已經十四歲了，自然每天都被帶去登台，可是有一點不如意，這倆口子就拿她出氣，常常打得體無完膚。

倚戲是一種古典的藝術形式，它的存在自有其價值，但是它這種帶徒弟學戲的制度，我卻要大加反對，因爲這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記得我在成都時曾親眼看見戲班子裏面教戲，把許多孩子的腿和腰都幾乎折斷了，孩子們含着眼淚不敢哭出聲，否則便會遭到毒打。

這樣一件殘酷不合理的事，居然讓它存在，從不曾聽見有人反對過，禁止過，眞是很可怪的！（其實，在現社會中比這更殘酷更不合理的事還多着哪，不過我沒有親眼看見罷了！）

十九日

氣候仍舊嚴寒，不過風稍爲小一點。

今天上菜場可把我嚇壞了，我正在買牛肉的時候，那邊賣雞的地方忽然打起來，一會兒人聲鼎沸，如臨大敵，崗警都到場彈壓，他倆槍立刻架了門口，不許任何人出入，約十多分鐘才宣佈解嚴。後來一打聽原來是一位軍人的太太來買雞，爲了秤不對就和雞販子吵起來，後來軍人也過來幫着吵，其後便打起來，以致惹起軒然大波。把我嚇得菜都沒有買好就跑回來了。

下午到一位醫生朋友那裏看過凍瘡，搽了些藥膏，他說如果能在床上睡三天包管會好，否則天天跑路，就會慢一些。可是我是連半天也不能休息的人，那裏還能睡三天呢？晚飯後疲乏極了，九點鐘睡覺。

我們的心聲來！」她說得那麼沉痛，我們幾乎不相信是她，一個從來很少說話的人。「叫美軍滾出去！」一個微弱的聲音，馬上，幾十個女同學合起來的聲音，慢的，有力的，淸楚的：「叫美軍滾出去！」後面男同學浪潮似的響應起來：「叫美軍滾出去！」「叫美軍撤出中國！」「請問他們在中國幹什麼！」

大會迅速地擴大了機構，全校的「反美軍暴行大會」成立了，十二個主席團立即産生了出來，執行主席用盡了力量，使大家一個個地發言，一個個地抗議。

「我們要寫宣言，說出我們的憤怒，我們的抗議，我們的呼籲；我們要美軍立即退出中國，要全中國學生警醒起來！」主席團很快地分配了這工作去作了。

「從明天起罷課三天！」

「對！」

「請教授支持我們，幫助我們！」

「對！」

「遊行！」

「遊行，我們要喚醒全中國，我們向馬歇爾提出書面抗議，我們親自去趕美國兵！」在熱烈的討論之下，決定由主席團明晨派人聯絡各校，決定整個上海市學生大遊行的日期。

「我們要作具體的事情了，」主席宣佈說「願意寫標語的請報名，只要十五位。」很快地十五個名字報了出來。

「現在我們要錢買東西，誰願意捐錢？」一個大的騷動，鈔票從後面遞來，擲來，主席團忙着撿，就這一忽兒，主席報告捐得的數目是二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元，寫標語的同學被分配到圖書館樓上工作。

「我們還要刻圖章，」主席說。

「中文系的×××會刻。」

「請×××同學……」

「就在這裏！」他就在主席的腳跟前，拿了一張紙條就擠出去了。

當宣言通過的時候，已經近午夜了，主席宣佈散會說：「請大家等着遊行！」

主席團與自願留下的二十幾個同學，很快地分配着工作：寫印宣言，貼標語，出佈告，發快訊……。

「我們到圖書館去，今天要熬夜！」執行主席斷然的說。

這是一個晴朗星夜，沒有風，沒有雨，沒有泥濘，午夜淸涼的風吹着紅着臉的同學們，他們紛紛的走回宿舍去，感到無比的興奮，她們不能再關在籠子裏讀死書了！

一個女同學問另一個：

「您新年還準備回家不？」

「回家？當然在這裏等遊行！」她說得那樣的緊定！

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江潮

不同的職業　相同的命運

——三個職業婦女的自訴——

（凡　平）

在一所簡陋而很幽靜的宿舍裏，聚集了鳳，雯，慧和我。她們都是我的熟朋友，因此大家都很天真而且坦白。

鳳是一個剛從高中畢業出來的天真活潑的孩子，她的父親是一位商人，母親是一位能幹的主婦，她有四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她們有一個快樂的家庭，她本來很有可能讀大學的，但是她父親因戰爭而失業，家庭經濟受了嚴重的打擊，她就因此失學了，現在她是電話公司的接線生。

雯是一位倔強好勝的女性，平時對人從不肯屈服，她自信性格與意志能在任何處，不幸說自為她的父親病故，一家五口的重擔很早就壓在她的肩上，使她不得不在這種繁雜的社會裏掙扎，才訓練出來的。除了這，她今晚在家裏還會常常發脾氣，尤其對用人更會擺架子，她的暴躁脾氣，甚至使她的家庭在一個月之內要換兩個傭人。這一點，如果不明瞭她過份受過少得可憐的教育和在職業上忍受過許多痛苦和侮辱，居然能夠跟一般大學畢業的人，在職業線上並駕齊驅，那一定會斷定她是一個徽斯的理型的女性。但是你如果知道在過去苦難的幾年當中，她非但沒有失過業，還居然有能力把家庭維持得很好，並且完成了弟弟的高中教育，那就難怪她會不自禁地有些誇矜了。

慧是一位有兩個孩子的寡婦，雖然她曾為婚姻奮鬥過，也曾有過一個快樂的小家庭，可是現在，不管她性情怎樣溫柔，也沒有她發揮的餘地了。唯其她是一個刻苦耐勞的人，所以才使她變得假弱多病。她在一所幼稚教養院裏當教員。

外面北風怒號，但是飯後的小房間裏卻顯得溫暖而融洽，燭火和爐光特別使人覺得感情的激動，朋友相聚尤其令人感到愉快。我認為冬天裏的春天，該是指這樣的場合。祇有鳳在愉快之中掙着憂鬱之色。我猜她心裏一定蘊藏着許多苦悶。果然，她一開口就向我們發牢騷。

接線生生活

「現在我碰見從前的同學，我就覺得痛苦，人家還在讀書，我早就出來幹了一年的事了。知們還問我是不是轉到別的學校去了，我很難為情，當不出話來。你想，假使父親不失業，我不是也照樣的在讀大學。我們每天的工作是那樣的接線生，什麼為人衆服務，六小時工作，連吃飯也沒有片刻休息，電話公司不讓電話機有片刻休息，他們把我們也當作機器了！可是……父親復業了，經濟還是那麼困難，復業的希望終是那麼渺茫！」

「嘿！你到底還是一個未經世面的小丫頭。」雯帶着長輩似的語調說。「六小時工作還算好的了。比你更痛苦的還多着呢。讓我把我的經歷告訴你吧：我家庭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我為了負担全家的生活，不得不拚着性命，糊裏糊塗的在朋友那裏學了一個短時期的接線，由於工而慢慢地把×洋行的位置抓住了，我高興，又覺得慶幸，可是由於英文程度不夠，就常常受到洋人的鬼氣，嫌我接慢了，立刻便換到大罵。你想，在家裏從未受過氣的人，怎能受得起這樣的罵？但是為了吃飯，我只好忍受了，回家就痛哭一場！為了不想換局，把賺來僅有的錢，分一些用來在晚上去補英文，這樣一來，工作的效能是慢慢地增加了，可是身體也就衰弱下去！不過，我終於把家庭負擔起來，心裏還是感到安慰。這樣過了幾年，現在又發生變化，弟妹們慢慢地長大，一切費用都增加了，而物價卻在狂升暴漲，固定的薪金，總是不夠，每月都成了入不敷出的狀態。白天做滿六小時的機械工作之後，回到家來立刻又受到經濟的壓迫，同時朋友之中有些妒忌我的，都說我是洋奴，說風涼話，使我精神上感到無限的苦惱，那時我簡直瘋了！我失眠，我哭，我甚至想自殺！自從我到這個職業以來，我幾乎都沒有歡樂過，然而經驗告訴我，哭也沒有什麼用處。於是，我只好想辦法去多賺錢。不久，我就找到一個兼職。說來可笑，這份兼職是旅館的夜班接線工作。誰都知道，上海的旅館大半是藏污納垢的地方，而旅館的「住客」，實際可以說是嫖客或賭鬼，除了那些過路的客人之外。只知道，旅館當局的奇怪義務，招來客是替這班人叫妓女和拉賭客；我，簡直是一個罪惡的使者，有時叫不到妓女或拉不到賭客的時候，接線生便會變成他們「吃豆腐」的對象。

接線生變成了吃豆腐的對象

請你想想看，你現在只做六小時的工作，就叫苦連天了，我那個時候，下午五點鐘下班，回家吃過晚飯，接着睡上一兩小時，馬上便要去接旅館的夜班，一直做到天亮，第二天還又是六小時，人到底不是一副機器，就是鋼鐵做的機器也該有休息的時候，我做上一個月，習以為常，臉色蒼白，兩眼無神，四肢疲乏，精神恍惚，我

整個變了樣，日裏我看見星星，晚上我看見太陽，我覺得自己簡直是一個夢遊病者，又是一具走肉行屍。那時在篷車上也會睡着，常常越過舖頭。我的腦筋裏只有一張床，這是沙漠旅行者腦裏的一種現象一樣的，除了這之外，在我的腦子裏就剩着自殺的念頭了。經過一段長時間痛苦的掙扎，我終於想到我是死不得的，我死了，弟妹們一道立刻跟着我到墳墓裏去。於是我又堅強起來。幸而這個洋行沒有倒閉，而且不久又加了薪，我才把幾筆債務還掉。現在雖然可以恢復一下人的生活，可是整個社會又是糟到這步田地，我們的職業，到底還是在風雨飄搖之中。不過有過這段掙扎的經歷，我終覺得只要自己有堅強的意志，生活的痛苦，還是能夠克服的。風，想開些吧！」

風聽了雯一般痛苦的經驗，覺得自己的所謂痛苦未免微不足道，也就無話可說了。然而她卻發生了別的疑問。

「我們不願意認為人生就是痛苦，我們應該找出痛苦的根由，進一步，想法子克服它」我說。

「我們現在爲了生活奔走，由於工作產生痛苦，痛苦的原因不就是生活？」風堅韌地說。

「不是這樣解釋的」我說。

這樣一來，引起了慧的話。

「我沒有篤信耶穌之前，我因爲生活困難而感到生活是一種苦，但是現在我覺悟了。這是精神上的問題，一個人生在世界上，他一定要作種種求生的活動，在各種不同的活動中，自然產生苦樂的感覺來，不過，不管他活動相同不相同，假使在情緒上有一個寄託，現實生活的苦樂也就不會看得那麼嚴重了。」

「你的所謂寄託到底是什麼？」年青的風有點莫明其妙。

「從前我的精神寄託在我的丈夫身上，現在我的精神寄託在我的兩個孩子身上，但是後來爲了兩個孩子和我的生活，使我負担得很苦，於是在無可如何之中，我又把我的精神交託給上帝了。信不信由你，我自從信仰了上帝之後，總覺得我困苦的現實生活到底增加了不少勇氣……」

「好，還是請你談談最近工作的情形罷。」雯似乎有點不耐煩，深怕她再搬出耶穌來。然而慧還是慢條斯理地繼續說下去。

「上帝指示我，把自己的愛施給人類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快樂。所以我選定現在這個工作。這可以說是我信仰上帝以後又深一層的精神的寄託，看到別人的孩子受到我施予的幸福，我自己也覺得安慰。……」

「工作上沒有困難嗎？」我問。

僞善的慈善機關

「啊，說來可嘆：表面上，這是一個慈善機關，然而這種慈善祇是一種僞善！現在院裏收容了兩百多名孤兒，一切飲食起居衣着衛生的責任都負在我們幾個所謂教職員身上，我的工作其實就是保姆的工作。淸早起來，第一要巡視全院的淸潔情形和檢查孩子們的口腔衛生。第二要監督工役安排早餐，第三要替孤兒們補衣服，吃午飯的時候我一定要巡視廚房和飯堂，下午又是做針線生活，孩子們到處跑，有摔傷的，替他們敷藥包紮，孩子們害了病我還得做一下義務看護。晚上監夜，更是我少不了的一套工作。我常抱「吾幼以及人之幼」爲宗旨，對於這些繁重工作，可謂毫無怨言，痛心的，就是負責人自私自利用院來的基金，做投機買賣，甚至對醫藥事業毫不關心、對孤兒們正如對囚犯看待，他們的觀念似乎是有病活該，吃嘴饞的東西也是活該，誰叫你們這些人命苦。除了這之外，人事上雖然並不複雜，然而十幾個的小組織也居然像官場一樣，當一個小職員，也得靠背景，背景硬而了足，可以有特別優厚的待遇，否則不管你工作做得怎樣好，也是枉然！……」

「現在你的待遇多少？」雯問。

「兩萬五千元！」

「天！現在兩萬五千元恐怕只夠吃半個月的稀飯！」風同情地說。

「可是你知道，孤兒院我們這裏最近領到的救濟食品，不知是好的被人變賣了呢，還是本來就霉爛的，總之，送了來院方就收着去，原來供給的米糧，但髒的東西作爲主食，然到孩子們嘴用病來，才由醫生驗出是起因於食物的飲食衛生既然如此，其他方面可想而知了。院方的省錢和不注意，發生事故，結果就苦了我們。整個時間在那裏不去說它，要做一點事也做不出，到底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人家常問我：兩萬五千元的薪水怎樣維持兩個孩子？說來可憐，他們是靠他爸爸的朋友斷續的接濟來維持的，我祇希望能夠多受一點教育，免得將來……啊，可是……」

說到這裏，晶瑩的淚水從她那失神的眼睛裏……流下來，大家都不想再問！祇想設法把談鋒轉換一下。

風忽然像想到什麼似的：

假使調換一個職業

「假使我們調一個職業，是不是可以好些？」

「固然誰都希望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職業，這祇是個人的問題，不過工作上輕鬆一些、經濟寬裕一些罷了，然而癥結還是在於怎樣爭取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教育的問題，否則即使調換一百個職業，結果還是差不多的，我們得與其考慮職業的調換，還不如研究怎樣去充實自己，怎樣去認清我們婦女的地位和奮鬥的方向更來得有意義，因爲這不是我們幾個人的事，而是婦女大眾的問題，你說對不對？」我說。

談話告了一段落，爐子裏也只剩一點餘燼，親切而懇摯的握別，結束了這一次的集會。

她們走後，我看着下午明晴的餘燼，覺得腦子裏縈繞着一連串的難題，晚間的時候又感到肩上負着許多重任，而幾位朋友的情形也恰像爐子的餘燼一般，是急需加上一堆木柴讓牠重新燃烈起來的。

我被解聘了

青葉

星期六下午，兩點一刻上課的鈴響了，我像平日一般挾着高三的歷史書，從辦公室裏出來，向那間光綫被遮得陰暗的教室走去，古老的建築似修院，死般沉寂，連太陽也像怕觸神似的收斂着光芒。

我停留在高三教室門口，當我的手觸到那黃銅門扭時，心中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這一學期，這是最後一課了，它會不會是我在這兒教書的最後一課呢？」

推開門，我走進教室，我踏上那曾經使我恐懼，心跳的講台，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我膽怯的目光接觸到學生們羨慕而驚奇的目光時，我好像得到一種啓示，感到對年青人說謊是不可饒恕的罪孽，我決定以坦白，直誠的態度，去告訴她們一切——我懂得的！我知道的！

在這兒坐着三十多個女孩子，她們來自不同的家庭，但大都是屬於有產階級，有些女孩子鬈曲着頭髮，戴着閃光的金剛鑽戒子，對寒傖和貧窮發出揶揄的嘲笑；她們整天張着夢樣迷惘的眼睛，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坐在那兒，顯出打發時光的神情，既不聽講，也不發問，另外同這顯得強烈對照的，就是那些睜大着眼睛，釘牢我，帶着從睡夢中突然驚醒的惶惑，她們好像要探索那靈魂隱秘一般，發出搜索生活解答的渴求。

我回答着，心中爲着昨夜搞得失眠的問題所困擾：「半年，日子過得真快，我究竟給予學生們什麼呢？」

「先生！」一個學生站起來：「不要講書吧！」

「爲什麼？」我抬起頭。

「還只是最後一課啦！」

「那更應該講書！」

「先生！留給我們自己看吧！請你們講點課外的東西給我們聽聽！」學生堅持着。

「別講書吧！」多數學生附和着。

我很快的把要講的書，提綱挈領的講完。接着我就告訴她們沈崇被強姦的事，我要她們懂得這是中國的恥辱，女人的災難，任何女人，在這種畸形社會中生活着的，任何時候都有被強姦，被蹂躪的可能。從沈崇的事，我們談到易卜生的娜拉，娜拉從家庭裏出走後去到那兒去了呢？在中國，娜拉還是一隻細緻古董花瓶，她被安放在公司的櫥窗上，在經理們高興的時候，開門，欣賞；在他們不高興的時候就把它摔了！

「摔了怎麼樣呢？」我問學生，學生們帶着本能的感動注視着我！

「摔了！花瓶摔了，結果它碎了，在經理們氣憤平息以後，櫥櫃上安置着另一隻新式花瓶——

「這就是女人的命運！」我氣憤的述說着，好像同學生鬬氣一般：「爲什麼要做花瓶呢？女人應該有獨立的人格，不問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所以我希望——」

「噓……噓……」下課的鈴響了，我邊理着書，預備走出教室。

「先生：說下去吧！我們下一堂沒有課的！」學生們懇求着。

我很激動，我想再說下去，可是鈴聲阻止了我，半年來，我不是曾經爲了延長上課的時間被

小小的話別會

高涵

沉寂了許久的桂林婦女讀書座談會，因爲聽見彭慧先生最近就要離開桂林的消息，無意中又聚集了十多個人在一起，作了一次小小的話別。

差不多每一次的聚會，都是歡迎或者話別；雖然也有新的朋友，但離開的却是多數。人數總是有減無增——這一點僅有的友情，在這慘淡寒冷的冬日，恰像冰窖中微弱的星火，給人以些微的溫暖——現在這一點溫暖的星火，都逐漸向四方分散開去，使人感覺到一種淒然的情緒，已經不僅僅是別離的傷感了！

最初，彭先生自謙了一番，她說：她很高興曾經參加了這小小的集團，雖然以她的年齡和經歷說來，她應該給這些小姊妹們一點幫助，但由於自己的忙和病，加上現實環境的許多條件，終於什麼也沒有做。然而即使是什麼也沒有做吧，這一點參與其裏的星火——也是值得寶貴的；大家能夠常常見見面，談談，互相訴說下自己的苦悶也是好的；至少可以發洩一下心頭的積鬱。於是她提議——大家在這兒訴說自己的苦衷。

在座的雖然只有十來個人，但每位却各有不同：有文化工作者，有教師學生，也有家庭婦女和開店鋪做老闆娘的，也有一人身兼數職的，各人都有自己的牢騷和苦悶。

幹文化工作與做教師的，感覺到生活與職業沒有保障，戀愛和家庭生活與事業的矛盾。就以彭先生來說吧，她以一身兼三職——寫作者、教師、和家庭主婦——她很想辭去兩種職務，使她能夠專心創作。到了上海以後，生活安定下來，也許可以不用教書；但第三種職務，却還是不能夠擺脫，雖然賣茶弄飯，使她的寫作很受影響，她打算把八年來抗戰期中所看到那許多無名英雄，

校長找去，認爲是違反學校規則嗎？現在，那些黑衣修女，又在教室門外巡邏了，我向學生們搖搖頭。

「那麼，你希望什麼呢？」學生們齊聲問着。

「我希望你們做個獨立的女人！」我堅定地肯定的結束了我的話，像着戀情似的作了揖：「再見了！」

「謝謝先生！」一陣熱烈的響聲，在我身後響着。

爲什麼要謝謝呢？我感到難受而慚愧，把我所知道的告訴比我們年青的人，讓她們不會犯着我們具有的錯誤，超越我們前去，這原是義務而不是權利啊！

走出教室，那黑衣修女向我招招手，我跟隨她走進那間簡潔的校長室，我知道這是她決定我命運的時刻。

我不知道我昨天上完課後有多少時候，會使這位女總急得這樣，她不等自己坐下，就紅着臉向我說：「下星期我不需要你了！」

我看着她的臉，我完全懂得這話的意思，我是被解聘了！那就是說我的飯碗被敲了！我失業啦！

由於年青人的驕傲，我沒有問她：「爲什麼？」從那板着的面孔，寬硬的笑形，這全部表情就說着我被解聘的理由了。

記得在一個月前，當我在高二歷史課上，同學生們談着宗教，學生們問我對於宗教的看法，我很直率的告訴她們：我認爲宗教只是失望或希望時思想情緒的安慰，一個人的成功完全是倚仗自己的努力，不是祈禱就可獲得的！我說天主教是基督的等者，神父是婦女的上帝，外國婚姻是中國婦女的上帝，如果上帝賦予每個人靈魂，爲什麼要……此地呢？再三要經上寫着：「男人是女人的光榮」，這又是什麼呢？難道女人自己就不是光嗎？……我說得那麼天真而高興，滔滔地簡直沒有法子停止，那些上帝的羔羊們，被我氣得啦！剛下課，就被校長喊去：「我們到中國來的使命是傳教，你對宗教如何想法，我們管不着，可請你別對我的孩子們講出你的意見！」好誠的討子，我懷疑她從什麼地方獲得這特准來干涉我的言論自由，那表情正同今天一樣。

她昂着頭，看樣子等待我有什麼反應，雖然失業、饑餓，死亡……這一連串恐怖字眼在我腦中蕩來蕩去，我還是用茫然的態度看着她。面對那飄動的黑衣，像這種以傳教爲目的，教育爲手段的上帝選民，我能對她說什麼呢？

拉開門，我想走了，突然，一種屈辱的感覺侵襲我，我好像她又在我背後威武地說：「喏，我不需要你！」我心裏想：「怎麼？老師是商品，看你需要不需要嗎？」我氣憤的轉過頭去：「我要給你講幾句話！」

她矜持的點點頭，好像我將乞求她什麼。

我走過去：「我早就想給你說了，就是沒有機會，半年教書生活，你使我感到三種壓力：「第一，我常在課堂上，和學生們講着我對一件事的看法和想法，那也許是對的，也許是不對，但你是不願意而禁止的，第二，我違反了你們古怪的校規——師生間不許交談和往來——我是常和學生們談談的，這樣你感到頭疼。第三，我怕你——。」

「你怕我？」她半奇與半驚奇地：「爲什麼？」

「是的，我怕你！」我堅定地重復着。「因爲——」我看看她。

「因爲什麼？——」

「因爲你是專制——腐——」，你是魔鬼化身，你是人性的摧殘者：你是——」，那些在我心中埋，過無數次的話，又衝到嘴口，被我嚥下去了，我什麼也沒說，把門碰上走了。

一件行李，一捆書，我離開那古老的修院，又在失業羣中擠了，知道多少人像我般被解聘了，

我不需要講述誰的罪過，事實是最好的解答。我需要爲我的軀體而生活，我也需要爲我的靈魂而生活！

怎樣在獄中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以及關於無數人民在艱苦中奮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寫出來，而一直拖到現在，還沒有好好的着手，也就是這個緣故。

另外還有幾位，說出了文化工作者另一面的精神的煩惱，她們說：在文化的創作和傳播的事業上，經常的會發生一些苦悶，比如自己想說的話不能說，不願說的話卻不得不一再的轉述，內心的痛苦，是難以形容，不幹吧，不行；幹吧，常常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個「人」，而只成爲別人的傳聲筒罷了！

一位書店的「老闆娘」，也訴說自己的憂愁——學習沒有時間。賣書的不能看書，已經使得「可哭」，而眼看着店裏的生意一天比一天清淡，還得爲生活，爲書籍，爲店的前途焦急。

內三位職業婦女，談着自己切身的經歷。故事聽來雖似乎平淡無奇，但講得大家都動容了——平靜的聲音，像沉重的鍾，敲在每一個人的心上——！她們飽受了失業時的冷遇，社會的淡視和虐待，幾次到機關裏去投考應徵，都會聽見取錄與否並不以考卷或工作能力爲標準，而卻以「外表好不好看，容貌秀麗不秀麗」爲去留的裁決，求職旣是如此的不合理，而在千難萬難中幸而得職，又無時無刻不耽心戰慄，因爲裁員往往是以女職員首當其衝。

這種現象，說起來眞是令人痛心，抗戰期中，做女職員的，雖不能邀功，但也不能說抗戰中沒有一點卓越的成績表現。她們忍受了種種艱苦的折磨，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犧牲奮鬥，而卻不料復員後情形更壞，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變本加厲，使她們受到比以前更難堪，更沒有希望的境地！

有幾位家庭婦女，她們的苦悶也是共同的，在平時生活較爲安定的時候，還能夠抽空出來看看書報，學點新的智識和技能。但現在呢，物價高漲，生活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每天的柴米油

國際婦女大會總結報告

施海倫譯

國際婦女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在美國紐約州兪柯特立脫地方舉行，會期十日，由十月十三日至二十二日，旨在集全世界婦女於一堂，會商爲全人類共有之問題，交換經驗與思想，以便處理他們本國以至於國際的各種問題。



由於國際婦女大會會期適逢世界政治混亂，經濟不安，社會騷然，人民精神文化衰退之際，因此，全世界情況之討論，實爲共同之需要。大會要求所有參加討論代表，於討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政治問題時，其本國爭論不決之問題，暫予擱置，各代表對於這個困難的要求，反應都很良好，因此，爲各國關心的世界性的問題，始終在討論的最前例。

同時，大會爲遵行邀請書內所提的條件，不作任何決議，對於議程上的各種事項，也可作表決。

大會爲使現代世界的複雜而連貫的問題，付討論時有一個模範，因此有四個發言人被請對於下列四項問題，分別作提綱領領式的演講：

一、我們生活在怎麼樣的一種政治環境裏？

二、我們生活在怎麼樣的經濟環境裏？

三、我們要爭取的是怎麼樣的社會秩序？

四、我們生活在怎麼樣一種精神的道德的情況中？

在這四次演講分別舉行以後，來自五十三國家的二百位代表，分成九個「圓桌」討論小組，分別商討，每一個小組，有一位小組長和一位秘書。當討論上述四大問題的各小組「圓桌」會議結束以後，秘書者就在全體代表大會上，提出各小組討論所得的總結。

這些總結報告於下：——

政治方面

各小組會都同意，一個國家主權的尊重應照顧到保證國際合作與安全，各國的政府應遵守聯合國憲章，尊重人權以及個人的尊嚴。

各小組會同意，在對政府的基本的要求中間應有保證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法律與推行這些法律的權益，政府可能而且應該發現利益不同集團之間衝突的原因，並以調解者自任。

選舉之權不應加以宗教，種族，或性別之限制，也不應有識字測驗或人頭稅以阻止任何公民行使選舉權利。

有幾個小組會的結論，主張個人的利益應該從屬於公共的福利，如果政府是眞正民主而能反應人民的意志的，他可以對某些公共的事業，加以管制，公民的責任的一點，爲各小組所一致重視，他們都强調說，當政策在擬定的階段，公衆的輿論應該有發表的機會。庶幾政府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

大衆公認，爲了達到眞正國際合作的目的，民主與政治自由，這兩個名詞應有爲全世界所接受的定義。

雖然，人權與婦女權尤其應該重視，但是各個委任或選任的職位，有資格的婦女應該有担任的機會，她們的担任不是以婦女資格，而是以合格的公民的資格。

一般公認，宗教應該是人類生活各方面的一種力量，但是有組織的宗教，不該用來控制政黨政治與政治行動。

敎育的目的必須爲形成「互信」與「互尊」，其方法有五：一、訓練抱世界觀念的敎育者；二、交換經過仔細選擇的學生；三、無線電；四、影片；五、圖書。實用的外國語的教授，應予鼓勵，除了本國語言以外，能多學一種外國語言，足以促進國際瞭解。

成人敎育除爲消滅文盲外，應提高其本國以及世界各國文化的智識與了解，敎育也應該協助提高各國的經濟水準。

每一個國家的外交，應該更加注意文化的演譯。

最後，各小組一致同意，政府發表具體事實的新聞報導，不失爲一種需要。

經濟方面

一般同意，充分就業爲高度生產所必需，而二者亦爲一國與國際經濟發展所需要。政府應支持國際勞工機構，經常交納經費，批准並執行其建

議，庶幾世界各地都能獲得一個在增長中的生活水準。這種生活水準應該包括業餘休閒的活動，以及人民參加政府的機會，而家庭婦女也並不例外。這個計劃需要公衆的支持，婦女組織尤其應該注意勞工情況，不應把責任推諉給工會或職業組織，由於她們自己的政府向國際勞工組織所提供的報告，每每過份的樂觀，因此，她們應該研究並批評它們。當國際借款被充用於促進工業化時，大家應該堅持勞工的水準，如經常的工時，工資，工作條件，應按照國際勞工組織所建議的水準辦理。

每一個國家，生產的成果應該設法作廣泛的分配，熟練的勞工，應該有適當的工資，所有的勞工，應該按生活費用所需而得到最低的基本工資，男女同工同酬。雇用女工的工業，其工資不應比其他工業技術類似的男工爲低。結婚婦女不應開除，童工應予消除。

保證失業，老年，與社會保險，均所需要。

規定供給房屋，教育，衛生與社會服務之立法應予實施。

糧食爲生活重要必需品，故我們應設法減輕目前的缺乏，竭力支持國際糧農會與世界糧食委員會長期計劃。暫時的物價統制應於物資缺乏之現象消失時放鬆統制。

城市與鄉村爲求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必須相互了解與承認對方的問題。

「國際銀行」與「貨幣基金」頗爲代表們有力的贊助，並建議各國政府推行此項協定。一般同意政府與私人借款補充國際借款之不足，國際或一國之借款，均應借作特定的建設之用，私人借款可有較大的企業打算之自由。所有借款嚴制應無土地特權之條件。私人借款供軍備之用，亦應嚴予禁止。反對國際壟斷性的卡透爾，贊成是以穩定生產與物價之日用品協定。所有借款應逐漸經由國際機構完成，急需食糧，藥物與機器的國家應給予迅速之援助。

爲求勞工情況之穩定與世界性充分就業政策之實現，由一國至他國之人口，應准予自由流動。移民與入籍等限制應予減輕。

社會方面

出席國際婦女大會之代表，有來自社會福利計劃業已實用之國家，也有從來自此種計劃尚在計擬階段之國家，但她們一致同意，爲求個人物質，精神與經濟方面的充分發展，某些基本社會福利與自由實爲必要。這些權利可列舉如左：

一、被視爲人之權利，尤其應有種族的共容與對人類尊嚴的尊重。

二、甲、思想自由。（包括接受知識，言論與教育等自由）。

乙、宗教自由。

丙、免於壓迫，侵略與干涉等恐懼之自由。

丁、政治行動之自由。

各代表並同時贊成個人應有下列各項權利：

一、由生至死，應有精神與肉體保健之權利。

二、獲得完善而營養的食物之權利。

三、自幼時起接受強迫，自由與一般教育，直至能力所能儘量接受程度之權利，教育應有合適的訓練與進修，教育內容應包括公民與人類關係等訓練。

四、男女在合適工作條件下同工同酬之工作權利

五、獲有適當居住與衣着之權利。

代表們得總結論稱，各地人民應以世界公民自任，竭力支持全人類的並維持基本人權之保障。

據代表們的意見，婦女公民應監督其政府之工作，應懂得如何將自己的意見反映於他這一社會的生活中。人民應有獲取對時事問題真實報導之責任，並應協助他們獲得這種消息，並應堅持出版，廣播與電影反映世界真實而正確的情形。

代表們同意，聯合國及其他若干國際機構決定政策之職位應聘用大批合格的婦女擔任。

代表一致認爲今後最重要的兩項任務，厥爲政府非民選之國家內人權之保障，以及全世界社會問題及其發展情形作有合適之報導。

（本報告未完）

眼兒媚

鳳兮

「管制」聲音日日敲，物價天天高，盤盤算算，縮衣節食，滿腹牢騷！

又來紀念「三八」節，同伴太辛勞，文章無力，呐喊無用，仍是糟糕！

二月廿二日

蘇聯婦女——是享有一切平等權利的女公民（上）

蘇聯駐瑞典大使科倫泰作
草嬰譯

大家都知道，在吸收婦女積極參加建國工作上，蘇聯是獲得了非常的成功。這一個公認的眞理，就連我們的敵人也不能加以否認。在蘇聯，婦女是和男子同樣享有一切平等權利的女公民。蘇維埃國家給婦女開放了創造活動的所有部門，同時又保證了各項必要的條件，使她們可以執行自己天賦的責任—做母親，養育孩子，處理家務。

從最初訂立蘇維埃法律的時候起，就認定執行女性的義務，並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每一個積極的和享有平等權利的女公民的社會責任。這一項是史大林憲法所規定的。在蘇聯，已經解決了一個最重要和最複雜的命題—就是在使女性不受損害的條件之下，在各種部門盡量地應用婦女的積極的勞動。

公共食堂，幼稚園，少年先鋒營，兒童遊戲場和托兒所的組織，在蘇聯是得到非常的注意的。這些機構，正如列寧所說的，在實際上能夠解放婦女，在實際上能夠減少婦女跟男子不平等的地方。蘇聯現在設有七千個婦女和兒童的顧問所，其中半數是在鄉村地區。組織了兩萬個以上的托兒所。在此地應該値得提及的：在一九一三年沙皇治下的俄羅斯，只有十九個托兒所和二十五家幼稚園，而且就連這些機構也不是用國家的經費，而是靠了慈善機關的錢創辦的。

蘇聯政府給予做母親的婦女的物質幫助，是不斷在提高着。婦女們在懷孕和生產期間，都可以獲得津貼和假期，而且工資照付。在她們假滿歸去的時候，她們原來的工作也總是爲她們保留着的。

孩子衆多的和孤獨的母親，可以得到國家的津貼來撫育自己的孩子。在一九四五年，國家就付出了廿萬萬盧布的這類津貼。榮膺「母性英雄」的稱號的，單只在蘇俄聯邦共和國一處就有一萬多人，獲得「母親之光」勳章和「母性獎章」的有一百十萬人。

蘇聯的婦女非常信任和關心自己的國家。不論在戰前和平創造的勞動裏，不論在跟法西斯掠奪者作戰鬥爭的時期裏，或是在今日執行新的史大林五年計劃的工作裏，蘇聯婦女總是表現出崇高的愛國主義。許多婦女勞動佔有主要地位的工業部門，按照執行計劃的程度說來，它們都是站在最前列的。蘇維埃女農民的功績是偉大的，在戰爭的幾年裏，她們在自己的雙肩上負起了農業勞動的基本重担。

蘇聯的婦女從事許多一向被認爲是男子專長的職業。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女司機，女機工，女

學都得打算了又打算，時常還得設法幫助家庭的生產，精神和身體都弄得疲倦不堪，消遣和學習，是根本談不到了！

做學生的，雖然沒有家務的拖累，沒有生活與職業的束縛，但繁重的功課，也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甚至連看報紙的時間都被剝奪了，並且還得時刻担心失學的危險。

大家輪流着把自己的苦處說了出來，心頭好像鬆了一口氣，確實好過一點：雖然這些問題實際上仍沒有解決，但當知道有許多姊妹們正和自己一樣，在艱苦困難中苦鬥，也給自己增加了不少的勇氣和信心。

彭慧先生在這時提出了她自己的意見，她說她走了以後，希望大家仍時常找機會碰碰面，雖然這聯誼會根本談不上什麼組織，更談不到什麼工作，但大家見見面，也許可以減少一點自己在苦悶中的孤獨感。婦女在社會上受到種種的歧視虐待和冷漠是尋常，這也只有需要我們努力加強本身的健全，去掃除那種種的不合理而爭取那合理的來到。

談到這裏，已經三點鐘了，今天的談話便告結束。大家戀戀不捨的與彭先生道別，交換通訊地址。並且在一張紙上簽上自己的名字，應徵現代婦女社的社友，由彭先生帶到上海，轉交給現代婦女社。

重要啓事

▲八卷五期本刊梁純夫先生的「美國的黃金時代過去了」一文，因排工排版顚倒，未按校樣改正，致前後不能連貫；釀成重大錯誤，特聲明更正，並向作者和讀者致十二萬分的歉意。

▲本期稿擠，「旅程預記」續稿，下期繼續刊登

車床工人，女銅匠，高級熟練女工，以及管理複雜機器的女技師。

蘇聯婦女跟男子一樣地推進着學術，技術，文化和藝術，她們在人民教育和保健事業方面是佔有出色的位置的。

在這個國家裏，三十年前在二百三十萬名的工作婦女中，有一百三十萬是城裏的女傭，七十五萬是鄉村的雇農；在這個國家裏，當時簡直不曾有過一個女工程師或學者，當時女教師的職位，被認爲是頗有損女性尊嚴的工作，——就在這個國家裏，現在有了七十五萬婦女在當教師，十萬在當醫生，二十五萬在當工程師。在高等學校的學生中，婦女佔有半數。三萬三千名以上的婦女，在科學實驗室和研究院裏工作，二萬五千名婦女，得到學者的稱號和學位，一百六十六名婦女由於在學術和勞動方面的非常成就，獲得了史太林獎金。

蘇維埃國家裏的婦女，在實際上是實現了自己的政治權利。單只在蘇聯最高蘇維埃裏，就有二百七十七名婦女代表。有二十五萬八千名婦女在鄉、城、州和共和國的蘇維埃政權機關裏被當選。

× × × ×

大家都知道，在俄羅斯從來不曾有過所謂婦女運動，還有俄羅斯的婦女，也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女權主義運動和爭取婦女參政的鬥爭。她們從來不想把爭取自己權利平等的鬥爭，從基本的任務，就是從沙皇制度的壓迫下解放自己的國家的任務裏分割開來，她們明白『婦女問題』是不可能從基本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裏分割開來的，因爲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總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一部份。

專門處理婦女問題和要求的獨立的婦女組織，在帝俄時代簡直一個也沒有。雖然這種嘗試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時曾經做過一些，當時曾經着手建立女權主義式的資產階級的婦女組織，而且也曾經召集過全俄婦女大會（一九〇八年）。不過這些嘗試都沒有什麼大成功。前進的女工女農和前進的女智識份子都加入革命黨，跟男同志們一起奮鬥；這不是爲了狹隘的婦女的權利，而是爲了推翻專制政治。女工們忘我地參加艱辛的黨工，保護工人階級的事業，女學生們也進行非法的革命工作，不畏懼沙皇的監獄，也不害怕西伯利亞的苦役。

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彼得格勒的婦女英勇地湧到街上，第一次高聲抗議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她們的示威是這樣地威嚴和感動人，以致護沙皇的警察局也弄得手足無措，而士兵們也不敢開槍殺死飢餓的婦女，殺死正在戰壕裏的自己伙伴們的妻子和母親。女人們要求：『打倒帝國主義戰爭！把丈夫從戰壕裏還給我們！給我們的孩子們麵包！』這一天就決定了同年十一月由蘇維埃勝利而完成的偉大的俄國革命的基礎。

俄羅斯婦女爲推翻舊制度和爭取蘇維埃政權與共產主義的勝利所作的英勇的鬥爭，在實際上顯示出她們是配做新國家裏的女公民。（待續）

上海二九慘案婦女界後援會

告全國姊妹書

全國親愛的姊妹們：我們還在爲北平無恥的美軍强姦我北大女生沈崇女士的暴行，感受到說不出來的憤怒的時候，在上海又發生了勸工大樓的慘案。這是我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慘劇，我們帶着異常沉痛悲憤的心情，向全國同胞姊妹們作緊急的呼籲：

提倡國貨難道有罪嗎？中國難道就應該是美貨的市場嗎？可是，向以爭取「國家主權獨立經濟自主的」自命的當局，却說提倡國貨不應該抵制美貨，抵制美貨就是含有政治作用，就是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行動，就應該打死打傷。愛國的志士死傷了，反說是不同意見的職工互毆的結果。

姊妹們！事實勝於雄辯，血的教訓給我們太深刻了！我們再不能自甘沉溺，惟有拿出我們的血性和力量，發揚提倡國貨抵制美貨的前鋒，二九慘案的後援，我們的要求和主張是：

一、嚴懲兇手撫卹死傷志士：死者傷者是爲愛國的志士，毆打他們的是一批甘心或盲目的走狗——當局所豢養的爪牙。我們要求全國有良心有血性的同胞，拿出力量來共同要求政府嚴懲該批兇手。梁仁達烈士死了，他還遺下老母和有孕的妻子，我們婦女界尤覺如同身受的沉痛，籲呼各界後援營救老母幼兒的救濟生活，還有受傷的十幾位職工，我們要用各種方式去慰問他們及其家屬。

二、不用美貨提倡國貨：爲了保障死傷的愛國志士，爲了節省家庭的生活費用，爲了爭取國家經濟自主，我們首須不用美貨，以用國貨爲榮。再勸導男子們一致貫徹提倡國貨抵制美貨的主張。

全國姊妹們！我們婦女界要響應二九慘案的後援，更願獻出我們的力量爭取和平民主的實現，以求得根本問題的解決。這是我們的決心，也是我們的職責。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國內外婦女動態

▲英國婦女時常担心戰後將失去原有在戰時已得的職業，現因美國罷工案仍未結束，和一部份復員男子仍回到學校，所以女人們暫時還可保持工作。

▲戰後美國物價高漲，美國婦女發起不買運動，某次紐約豬肉漲價，主婦們聯合起來不買，肉店老闆爲怕肉臭只能減價。

▲據新華社訊：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備會接受英國爲慶祝三八婦女節委員會之約請，決定派蔡暢，鄧穎超，龔澎三女士赴倫敦參加。

▲蘇聯二月九日選舉時，有數處地方，將投票櫃送至家中，以便將做母親之產婦，在床上投票。

▲北平市府外事處長，左明徹女士，二月十日告記者：「舉行案中之兩美兵即將隨同美軍返國，究判何罪刑，迄未宣佈，即使宣佈，亦在美國執行。」

▲天津臨參會有兩位女參議員，一名夏恂如，一名孫家玉。最近臨參會開會十五天，她倆未發一言，雖經男性參議員提出組織婦女團體，增加女參議員名額等提案，她倆對此亦不開口，這兩個提案只好在一羣男參議員的嘻嘻哈哈中獲得「保留」！

▲二九慘案發生後，上海婦女界異常悲憤，由中國婦聯等團體發起成立上海婦女團體二九慘案後援會，決以全力支援二九慘案，發動募捐慰

各校女同學近訊

▲小除夕的晚上，武大女生宿舍在成立女同學會和迎新的雙喜下舉行了盛大的晚會，加強了組織和力量，一百多位新舊同學齊集在飯廳上，並到了七八位教授，有歌唱，有話劇，大姊姊和小妹妹在交流的歡樂下渡過了歲尾。

▲珞珈山物質上的享受較樂山爲好，漂亮的女生宿舍，具備一切新式的裝備，不過生活程度高漲下，窮學生無法和生活指數賽跑，到處可以聽到留戀「樂山好」的嘆息。

▲在樂山時武大女舍一向被譽爲「白宮」自搬回珞珈山後，女舍依舊在東湖畔湖光襯着山色，非常清秀，能稱此爲何宜呢？

▲一下雨女同學頂感討厭，因爲去教室必須走過一個大坡，東湖的湖風迎面刮來，紙傘都吹成了喇叭，最近同學紛紛購買雨衣，下雨時紅綠相映，倍增香豔。

▲新年來到嚴寒迫人，窮學生皺眉嘆息，忽得校方贈物：清寒同學，每人向校方領棉褥一床，可謂不無小補。

▲過年時校方每人發壓歲錢壹仟元，女生宿舍拿來打牙祭，實實惠惠。

▲浙大自將貴州，遵義，湄潭，永興各部遷回杭州以後，全校性的女同學勵進會，相繼成立，膳委會也接着舉辦，然而這一切對一部份自由慣了的小姐們並沒有影響，宿舍裏的秩序，團體的利益，都不在她們心中，因此在晚間上門修時依然有高聲談笑吵鬧之事發生，而伙食也一天天壞下去，不過我們相信以負責同學之熱心和全體女同學所必需的生活上有規律，這些初創時的困難，一定可以慢慢克服的。

▲新女舍成立後，每室自由組合，抽籤決定房間，每室住八人，又放二桌子，房裏擠得水洩不通，這座新舍共容納二百位同學，尚有十幾位二，三，四年級同學住平房內，一年級新同學均住平房，約十六人一間。白天光線不足，晚間自修，人多燈少，至今尚無改良跡象。

▲女同學閱覽室內訂有大公報，文匯報，中央日報，浙江日報四種，女同學們看報的人數已逐日增加，其餘同學自訂的也很多，差不多每室起碼有一份，多至三四份，所訂種類以文匯大公佔多數，閱覽室內之雜誌，則大半是從學生公社借來的舊雜誌，有些已太舊，這點希望負責同學能設法改良，女同學看雜誌的人數，似乎還不大多。

▲全國的社會教育彷彿正隨着教育社會不等而日趨散漫，靡爛，無線電中不時播放着靡靡之音的黃色歌曲，生活在這裏的女大學生，似乎也受着這「玫瑰玫瑰處處開」，「青春青春還在……」「夫人哪，你能飛你便飛去，何必苦追求……」等歌調所波及，昔日的樸質，勤學已稍形改變，燙髮及塗脂抹粉的比例漸漸增加，這似乎不是頂好的一個現象。

▲學生公社爲女同學特別開了幾個課，已開始的有土風舞，英文會話小組，已將舉行的有讀書討論會，縫紉班，西式點心，心理學，家政常識班，舞蹈班，歌詠班等十餘課，女同學們甚感

問梁仁達家屬，並發出告全國姊妹書。

▲安娥等近發起上海婦女文藝聯誼會，定於三月二日首次聚會。

▲據警察總局統計室，發表妓女統計，截至去年底止全市妓院經申請登記領有營業許可證的共計八六二所，合格發給許可證的，僅一三〇七人。此項妓女以年齡別二十一至二十五佔百分之四六、八二。十五歲至二十歲次之佔總數百分之三九、六二。念六歲至三十歲，佔百分之九・八七。三十歲以上僅佔百分之三、六八。上項妓女中百分之八十六未受過教育的。

▲寧波警察局最近統計，該市曾經登記之妓院妓女數：一等妓院二十三家，妓女五十六人，二等妓院十七家，妓女三十二人，三等妓院十八家，妓女二十四人。（實際不止此數）檢驗結果患梅毒者，百分之三十以上，患肺病者百分之二十。

▲石門市黨部為防止妓女思想不良，特將全市妓女編隊訓練，並編製大批歌曲，如探五更，四季相思等，據黨部人說，「編個幾歌教他們唱，免得她們研究唯物史觀。」

▲去年十二月間，無錫北塘發生與長春襪行小主與壽錫夫婦虐待婢女蔡壽珍一案，與某夫婦曾被拘押地檢處，倘逢大赦令釋出，得消遙法外，而不幸之少女則因被倒懸之兩足已不能治癒先後截去，成為殘廢，遺恨終身！

▲本年一月寧海發生一件五十九歲老翁強姦十七歲女傭案，因當事人有錢有勢，被害人是一個窮人，所以被侮後呼籲無門。最近被害人之兄爲此離寧波向社會作懇切之呼籲。

興趣。

▲農學院已全部遷往華家池，女同學們亦已遷去，聞將成立女同學勵進會分會。

▲原在貴州湄潭之女同學紀念着湄潭時宿舍裏的工友「向大哥」，他一向招呼她們如同家人一樣，最近她們捐集了十餘萬元寄到湄潭去慰候她們的老朋友。

▲北洋大學共有女同學三十位，她們都很用功，對於報紙看的很少，對課外活動也是沒有興趣，生活很刻苦，工學院化工系女同學最多。理學院化學系女同學最多。

▲北洋大學之男女同學界限極為明顯，最近一位新從美國回來的女生指導先生曾為了一位男同學到女生宿舍來而大吵一頓，鬧到生活管理組而後不了了之。

▲北洋大學女同學和單身女教職員住在一起，同學及職員每間二人，教員每間一人。

▲「二九」慘案發生後，交大同學萬分憤慨，女同學發起簽名運動號召全校同學為梁仁達家屬募款。

▲「復旦反對美軍暴行大會」主席團共十二人，男女同學各半，該六女同學對抗暴工作甚為積極。

▲聖約翰大學上學期以班次單位組織一女生聯誼會，經常舉行旅行，演講，戲劇等各種活動，並有女生半月刊，內容輕鬆活潑，適合女同學需要，不料本學期開始，校方以將排一全校性刊物為辭，而欲使之停刊，聞女生聯誼會負責人，將向校方提出「女生應有女生之活動」的要求。

▲約大女生迄今無宿舍，家居江灣虹口等附近較遠之女同學甚感痛苦，女生聯誼會曾數次提請，校方注意女生福利，惟學校當局卸答允於「將來聖約大學成立時建立一幢女生宿舍。」女生以此語不能解決目前急需，仍繼續向校方要求中。

▲約大教育系一百多人除少數男同學外，其餘主修者都是女同學，該系主辦有義務學校，成績甚佳。

饑餓的行列　劫鐵作

▲市成立之上海女中學聯合會，特於二月十日下午二時假四川路青年中學舉行聯歡大會，門票每張三千元，共發出三百張，預備將所收款數充作助學，會基金，並於最近舉行大規模助學運動，向社會人士勸募助金。

斯大林文藝獎金得獎作品

愛

中篇連載

瓦希列夫斯卡作　戈寶權譯

四

從書本裏掉下了一朵乾枯的鈴蘭，是朵發了黃色的沒有生氣的小花。這朵小花，曾經什麼時候是開在樹林邊緣透散着新鮮氣息的榛樹叢的蔭影下面的。許多迷人的鋸齒形的白色小鈴兒，從半張開的葉子當中向外探出頭來。在還蓋着隔年的枯葉的泥地上，擴散着一陣強烈而甜蜜的清香。順着清香的方向，他們就走到這個在蔭影下面的潮潤的角落，在這兒蓋滿着露珠和瀰漫着從深夢中蘇醒過來的大地的氣息。他們兩個人的手指，在春色籠罩下的鈴蘭花叢裏、在平滑而又光亮的葉子堆裏、在脆弱的花莖中間互相碰着了。他們兩個人的手，緊緊地，友愛地而又實擎地相握住。他們用手指摘下了這朵白色的鈴蘭花。它就這樣被保留下來，夾在書本裏，作爲這一個日子的紀念；它也和其他許多日子一同消逝過去了，但它卻拿這朵白色的鈴蘭花的芬香，和葉子上面的露珠兒的閃光，來同那些日子區別開來。是的，曾經有過這樣一個鈴蘭花的日子。這是她和格利夏的日子。

現在，那些消逝過去的時日的影子，正橫陳在她的手上，——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回憶，一個騙人的徵象。那朵白色的花兒已經發了黃色，圓滑滑的小鈴兒已經變成乾枯和平板的樣子，在這朵花裏面，再也沒有生命的花汁在流動了。迷人的芬香已經消逝，葉子的新綠上蓋滿了蛛網似的脈絡，變成了灰黃的顏色，透明而又帶着病態。

「這鈴蘭花的日子……」

「你在講什麼，瑪利亞？」

她向伏隆尼夫抬起了那雙模糊不清的眼睛。她差不多完全忘記了他的存在。忘記了他正坐在她的房間裏。而他始終是那樣凝神地，同情地坐在那兒，眼睛裏還流露着一種難受的緊張的心情。

「哦，沒有什麼……」

她把那朵萎了的乾枯的小花，拿在手裏。用手掌秤了一秤它。它比羽毛還輕。對於她，這朵花兒曾經可能意味着很多的事情嗎？它曾經什麼時候是魅惑與芬香，是青春與美麗的化身嗎？而那個永遠消逝了的一去永不復返的日子，又在什麼地方呢？爲什麼當時要摘下這朵小花，干與了它的宿命，干與了這朵白色的、脆弱的、芬香的鈴蘭花的命運呢？

那本書是一部詩集。在裏面有一首關於鈴蘭花的詩，關於潮濕的灌木叢中的鈴蘭花兩的詩。他們曾經一齊讀過這些詩，詩句的旋律飄蕩着，它們就像花朵的芬香一樣地神秘而快樂。但是現在呢，鈴蘭花的日子已經消逝過去了，詩歌的日子也和它們一齊消逝了。他們這兩個輕快的和充滿和諧的人，當時是怎樣瞭解人類的不幸，人類的失望和黑色的命運呢？這些關於花朵和愛情的詩，是專爲幸福的人們寫的。花凋謝了，愛的血也流盡了，愛情早已在遙遠的田地裏的泥土下腐爛了，永遠在痛苦的呻吟中，在目光熄滅了的無力的視線裏消失了。

不，現在不是談詩的時候——（詩歌曾經用寧靜與和諧來欺騙人，而寧靜與和諧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突然間一陣雷鳴就粉碎了一切，將一切都撕成碎片，分散到四面八方去，分散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裏去。

當然，假如這一切都是真實的話？也許，它並不是真實的呢。難道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形嗎？某個人帶來一個消息，並且還以目擊者的資格講出來，但後來發現了一切全不是這樣的情形……。

只是這兒並沒有目擊者。這兒是一張正式的文告，一份正式的通知。你這個傻瓜，你爲什麼要這樣希望着？爲什麼要騙你自己，當你清楚地知道，一切正是這樣而不可能是別樣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瑪利亞……」

她重新把那朵乾枯了的小花，仔細地放回書本裏去。

「我想告訴你……。也許，這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以爲……。你曉得，我希望你永遠不要忘記，就是在你的身邊，有一個忠誠獻身於你的人，這個人要永遠地，永遠地作一切能夠對你有幫助的事情……。只爲了……」

她帶着幾分傲慢不遜和蔑視的態度微笑起來。

「算啦，請你不要再這樣想吧」。

現在還有什麼好幫助呢，有什麼辦法能夠改變那已經發生了的事情呢？……不可能有什麼幫助。她

是孤獨的一個人，並且將永遠都是這樣。像伏隆尼夫醫生這樣一個獻身的朋友，這樣一個能幹的醫生，一個可愛而又和氣的人，怎麼能夠瞭解呢？他並不是那個年青的變得發狂的少女，也不是那個後來還是年青的變得發狂的妻子。他並不是那個懷着無限的信心，和自己心愛的人，建立起永遠的共同生活的人。那些掛在槲葉樹枝中間的星星，並不是為他照耀的；還有那些在被露水潤濕了的灌木叢裏的鈴蘭花，也不是為了他開的。

「你沒有權這樣做，瑪利亞：……。並不只是你一個人，記着；並不只是你一個人……。很多的女人現在都……」

她搖了一搖頭。伏隆尼夫能懂什麼呢？她和格利高里曾經互相講過多少遍，他們兩個人的幸福的瞬息曾經重覆過多少遍，並且只有他們兩個人，兩個人呀！不，在其他成對的人們當中，從來不曾有過，也不可能在什麼地方有過像他們之間的那種愛情。其他的女人，其他的男人，當然，有過很多的女人和很多的男人，但只有他們這兩個人的愛情，才是獨一無二的，和永不重複的。

「你究竟要求我什麼呢？我在做什麼？難道我工作得不好？不，我像從前一樣地工作。我像從前一樣地生活。那就是你要講的嗎？」

「……不要搗亂，瑪利亞，你要殘傷了你自己，毀損你自己。我並不是一個賭了。你在磨折着自己，苦惱着自己……」

「那又怎麼樣？」

「你應該節制你自己」。

他用着一種不愉快的輕聲笑起來。

『難道我沒有節制自己嗎？你怎能責備我呢？你以為我會從橋上跳到河裏面去，或者就走到廣場上去狂叫，撕自己的頭髮，用拳頭敲打腦袋？你為什麼要干涉我的生活？我願意怎樣，就讓我怎樣生活下去吧，我想我有權利這樣。為什麼你要對我個人，對我的事情這樣感到興趣？」

他垂下了頭，交叉和合攏着自己的兩手。

「除掉它在此地之外，難道你就沒有更有趣味的事情嗎？老實講，我甚至想不出，想不出有什麼話好和你講。你為什麼要這樣呢？」

「有一個理由，瑪利亞，你自己清楚知道的，有一個理由」，他低聲地，眼睛並不看着她在說道。

「理由……。不會是這樣的，發生……。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不真實的，並且終結地錯起來……，還是討厭的」。

『我使你厭倦了嗎？我想……』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但有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她把自己的頭靠向椅背，閉起兩隻眼睛。

「好，有一件事情是你能夠幫助我的。但是你並不做，而你老是講着這樣的話：「你聽，瑪利亞；你曉得，瑪利亞……」。

「你為什麼這樣生氣呢？是什麼事情呢？你從來沒有對我講過」。

「我沒有講過嗎？」她驚訝地問道「是的，真的，我沒有講過。我應該到拜遼索夫卡去一趟」(註)。

「到拜遼索夫卡去？」

「是，並不是到紐約，也不是到上海！是到拜遼索夫卡去」。

「怎樣去呢？」

「平常的去法。大家一般都是乘車去的。坐上火車，就成了」。

他靜默了一會兒。

「去很久嗎，瑪利亞？」

「不，為什麼要很久？我只不過想乘車到那兒去一趟，看一看。去看一次。你懂了嗎，去看一次！」

「你以為我可以幫助你嗎？」

『我什麼都沒有想。啊，我怎能曉得呢？你說：假如我需要的話，你可以永遠……。那麼，難道你不能不用多餘的話來問我，而把這件事辦妥嗎？我要去和院長商量一下……。但是我不能……。假如你……」

他想了一會兒。

「這可以辦到的。我要去視察一所醫院，你曉得，這是和我對你講過的那些報告有關的。這就是拜遼索夫卡的下一站。我們一同去吧……」

「一定要這樣嗎——和你一同去嗎？我只想一個人去看一看。單獨一個人」。

『不要太激動吧，瑪利亞。我們一齊乘車去，你到拜遼索夫卡下車，而我在回頭的路上來接你。我只要一天的功夫，我想你大概一天也夠了。聽說拜遼索夫卡被破壞得很厲害」。

「我不曉得。什麼都不曉得。我應該自己去看一看」。

他看了一看錶。

『你還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嗎，瑪利亞？」

「不……。但是你呢，大概你要走了吧？」

「當然，我就要走啦。你今天待我很不客氣」。

「我從來是不和氣的。也不想變得和氣。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變得和氣」。

「對我嗎？」

「既不是對你，也不是對任何人。一般地說……」

「再見，瑪利亞。假如你那樣需要的話，我想下一個禮拜總可以辦妥」。

「很想。我很久就想啦。我想去看一看拜遼索夫卡，其實那兒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當然，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只不過是……。是需要這樣麼？」

「哦……」

「噢，好，原諒我吧，瑪利亞，祝你健康」。

她把他送到過道口，就匆忙地跑回房間。再過一兩分鐘，那就會

敗了。

現在她打開了無線電。在戰爭期間，她開過無數次的無線電，聽過，不，無需說是和誤接目的話共生息過多少次！

『我軍在繼續着進，並佔領：……』

是許多地方的名字。她閉上了眼睛，數着。不久之前，她還覺得每一個字眼，都是從格利叟那兒來的消息，從格利叟那兒來的信息。在他們所聽到的每一個地名當中，可能都有格利叟。這是他佔領了鄉村，而進了城市；這是他從這裏江迴，以急行軍的步代前進；這是他在進攻和襲擊敵人，捉住俘虜和鹵獲了無數的戰利品。這是格利叟底的愉快的進行曲。這是青銅莫斯科在煙花轟隆中，在五彩的焰火的閃光中，在狂歡與勝利的幸福中，在向格利叟致敬……。

村莊，鄉鎮，車站——沒有着更多的，更多的。但現在這已經不是從格利叟那兒來的消息，不是從他那兒來的信息，不是經過無法測量的空間而帶到她身邊來的他愉快的聲音。這個聲音已經不存在了。格利叟已經不再進攻，不再衝過城市，不再解放鄉村，不再在急行軍中向前推進了。戰報裏所講的那些敵人的坦克，並不是他摧毀的；現在所列舉的那許多德國人，並不是他俘擄的；現在無線電上所講的那些大炮，也不是他鹵獲的。……

『拜遼索夫卡……』

不，這不是那個拜遼索夫卡。他們的拜遼索夫卡，就是他們最初相見和永世在相愛的那個幸福的地方，早已在幾個月之前被解放了。還有很多其他的不認識的拜遼索夫卡。但其中只有一個拜遼索夫卡，在那兒傳過格利高里的愉快的輕音，在那兒的大路上響過他迅速的步子，並且當黃昏的時分在園子裏，還聽見他心愛的歌聲：『陰暗的古塚在沉睡着……』

她把自己的頭伏在交叉起來的兩隻手裏，不再聽戰報了。那兒已經不再報告着關於前線的情形。現在所講着是某處地方在工作着的工廠，是某處地方在勞動着的集體農場，是某些人得到勳章，還有某些遙遠的遙遠的地方。但在這兒，在這間忘記開燈的房間裏面，只有格利叟，和他唱着的關於一個走向頓河草原的年青人的歌聲。歌聲在繚繞着，格利叟的歌喉，格利叟的嗓音的、愉快的和全世界獨一無雙的歌喉在響着。她清楚聽見的，不只是他的歌詞，還聽見他的音調的一揚一伏，和旋律的戰慄。這個輕音從黑暗中流出來，振動着，充滿了全世界。正像經常一樣，她想着，這就正是關於格利高里的一支歌，它講着一個愉快的青年人，走進遼闊的頓河草原，去做偉大而重要的事業，去從事幸福的洶騰着的工作。喧嚷的風吹着他的鬢角，還因爲他的力量，愉快和青春而興奮起來。這就是格利高里在唱着關於自己的歌，那些歌詞和主題，正是講着他的。歌聲在繚繞着，流着，充滿了全世界。這是格利叟的歌，格利叟的歌……。

鄰室裏，響着拖鞋的聲音。門發出了一陣輕軋的響聲。

『你爲什麼坐在黑暗裏？他不是已經走了嗎？』

明亮的燈光，射滿了全房間。瑪利亞被突然的光亮所眩惑，夾了一夾自己的眼睛。格利叟的歌聲靜息了，祇驀地中斷了。無線電在列舉着的，是有關某處地方的礦坑的數字和資料。

『我放過了戰報，我以爲他還在這兒坐着。戰報裏說些什麼？』

瑪利亞企圖回想起什麼，但卻是枉費氣力。柰爵娜·彼得羅夫娜只好聳了一聳肩頭。

（本節完，全書未完）

（註）『拜遼索夫卡』意譯即爲白樺村。

大赦令和重婚案

韓學章大律師：昨天在朋友處閒談：大赦令下後，凡過去的重婚罪也都不成立了。聽聞之後甚爲悲痛，不知詳細情形如何？

在抗戰以及勝利後的「接收」期間，男子們在大後方或收復區犯重婚的極多，就是勝利後一年中前往東北各地「接收」的大員們，重婚的亦已有萬計。重婚案中受損害的絕大多數是女子，我也是其中之一，當我們在家庭的幸福已被破壞時，至少也要求法律爲我們保障應有必須的一部份物質的保障，如果大赦令下，過去的重婚罪已不成立，我們這被損害的女人，就這樣白白被犧牲，國家不給我們一點援助嗎？

請貴律師告訴我們：

一、大赦令下後，重婚案中的被損害一方，能否得到保障？

二、如果沒有保障，我們可用什麼方法來爭取？請貴律師予賜覆。端此敬祝

大安！

方美琳謹上 二月十二日

答方美琳女士

（一）犯罪時期在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重婚罪最高刑又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依國民政府在三十六年元旦頒佈之大赦令中項規定應在赦免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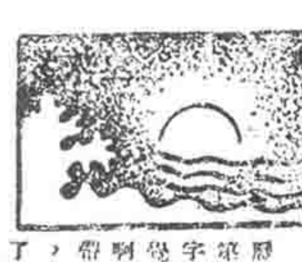
（二）如果過去已經確定判決爲重婚罪，則犯罪者雖被赦免，但其配偶仍可根據爲離婚原因，並且根據民法第一千〇五十六條之規定「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損害賠償」。此致

方美琳女士

韓學章律師 二月二十二日

夢

左誦芬



三月七日晚上，我在日曆上撕去了將逝去的一頁，第二頁上「三月八日」幾個字顯然呈露在眼簾。我不自覺地吸了一口氣。這個日子啊，引起了我多少的回憶，帶給了我多少的愉悅。如今，則好似是對我的一種諷刺了！腦海裏一時思潮不斷的起伏，拴一束理不清的亂麻。我索性倒在床上，蒙着頭而睡。

在朦朧中，我走到一條寬大的街上，啊喲，滿街飄揚着顏色繽紛的旗幟；有內旗，美國旗，蘇聯旗，英國旗，法國旗，還有許多不大常見的別的國家的旗。街上熙熙攘攘地擁滿了行人，女人特別多。她們像是有什麼喜事似的，大家高興的在談笑，歌唱，甚至有些活潑的女郎們一邊走一邊在跳舞。忽然，人叢中傳來一陣洪亮宏壯的歌聲，歌聲起處，是一排長長的隊伍；有的穿着白色的圍裙，像是工人，有的頭上紮着花土布的頭巾，像是農婦，有的穿着襯衫制服，像是學生；還有穿旗袍的，穿褂子的，穿裙子的……像是各機關的女職員，我放開眼睛望過去，望到街的一頭，這個隊伍還是連續不斷的接上來，眞不知道該有多長，只見她們一個個臉色紅潤，身體健壯，活活潑潑，高高興興。我只看得站在一傍發呆。突然，我的眼睛給什麼人的手一把蒙住了，我嚇了一大跳，連忙用力掙開，回頭一看，原來是連，青，還有荷和眞，她們嘻嘻哈哈的笑成一片，那種開心的樣子，眞是從來沒見過，我很直感的說：「看你們這樣快樂，失業的問題想是解決了？」蓮搶着一口氣回答：「早解決了啊，青在工廠里當技師，荷在農場里當指導員，眞在做敎師，我自己担任了建築工程師，我們工作得都各如其願，稱心滿意！」。荷忙着插嘴：「我們搬家了，再也不住在那破破爛爛的閣樓上了，現在可舒適啦，還有花園，空氣又……」，眞急忽地打斷了她：「慢慢再說吧，時間快到了，我們趕緊去開慶祝會。」說着，拉了她們就走，但是眞邊走邊回過頭來說：「忘了告訴你，今天三八節，我們晚上在家裏預備了蛋糕，還有咖啡，你來，一定來……」但是，我來不及回答，我的肩又給什麼人碰了一下，轉過身去，原來是明棐，她腋下夾着一堆報紙，手上拿着一堆雜誌，跑得氣喘喘地，額上帶着汗珠，我一把抓住了他，高興的問：「你的刊物又出版了？」，「出版了，出版了，」她還是喘着氣，我很久沒看見她這樣快樂了，她辦刊物總是短命，不是給人家查封了，就是經濟斷了源。他接着說：「現在紙張便宜，印費又不高，更沒有那可怕的什麼檢査呀，登記呀，你瞧，我們現在還出版了叢書，還出版了報紙。」她忙着把一些報紙和書本往我手上塞。突然在他肩後面伸過一個頭來：「菊，你只管說你自己的，也不邀他去參觀我的展覽會！」呀，是你，碧湖！」我驚喜地叫出來。明棐連忙說：「對，對，她今天開個人成績展覽會，那些作品眞呱呱叫，那張和平女神的像，得獎金呢！」我正伸出手去跟她道賀，但是我的手忽然給另外一個矮個子握住了，她張開着一張小嘴，圓圓紅紅的臉就像一隻蘋果。我疑心她看錯了人，她却高聲的喊着：「先生，你不認識我了？我是小玲呀！」，小玲！他就是那個有肺病的骨瘦如柴的小姑娘嗎？她是紗廠的女工，我敎過她的書，我時常担心他會突然死去。「你長得這樣好啦，叫我怎能認識？」我緊緊握住她肥嫩的手。「是啊，」他快樂的喊着：「我在廬山休養了一年呢，我的肺病早好了，現在我們的廠里的姊妹個個身體都壯得很，我們每天只做八小時工，其餘的時間都是讀書啦，玩呀，休息呀，眞不比從前的苦日子啊！今天我們廠里出産又多又好，我們都分一大筆紅利……啊，你在笑？你不相信？等會你去看看我們的工作比賽會，你看看我的紗！」。我看着他那興奮天眞的樣子，心里不禁想着：今天是什麼一回事啦，處處碰到的，像都是奇蹟，但是，不容我再多想，眼前又走過了蘋，她凸着一個高高的肚皮，「天哪，你又懷了小孩？」我替她發愁的喊了出來。出乎意料之外，她不是哭着臉，却微笑着回答：「快要生了呢，」。我簡直莫名其妙了：「你這次像是很喜歡似的？你不想打胎了？你不發愁了？」，她還是微笑的：「現在有什麼可愁呢？產科醫院這樣多，設備又這樣好，而且完全免費；醫生每週都上我家去檢査身體，又仔細又和氣。我產期有兩個月假，還發俸薪哩。」她得意的一連串地報告；像記起了什麼似的，又補充一句：「孩子生下來就可以寄放在托兒

所以……你看，王大奶，現在多好！」她向對面街上一指，順着她手指的方向，我果然看見了王大奶，她的圓臉笑得紫紅紫紅的，穿了一件花旗袍，臉上[illegible]，要不是[illegible]她向着笑，我簡直認不出這就是王大奶；我只得她老是散着頭髮，衣襟上不是常常沾着[illegible]，就是沾着尿水，換了一身[illegible]的衣服，以及家常的[illegible]來，苦得[illegible]，面容憔悴，現在，她跟那[illegible]的樣子完全是兩個人了，她說着，她的手拉着：「跟我去看看孩子們吧，她們托兒所裏，大家[illegible]我。」我什麼也不說，就跟着她走。沒多遠，我們到了一個很大的花園，門口用各色的鮮花綴着「兒童樂院」四個美麗的字。花園裏面紅的花，[illegible]的[illegible]，累的[illegible]是這樣了。一群孩子在樹下在[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給的糊好。王大奶從人群中找來了她三個高高，低低的孩子。他們的小臉又紅又[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吻[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得[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擁亂，[illegible]拉不要[illegible]如何能一致，人[illegible]呢，這些從前可憐的小天使，人們說是王大奶那麼[illegible]的孩子們叫？王大奶從人傻果[illegible]氣[illegible]笑，她說：「自從孩子們放在這裏以後，我就回到我的實驗室，全心研究工作了！」她原是一[illegible]的，[illegible]，且因孩子和家的[illegible]家累，[illegible]已忍痛犧牲了她心愛的工作。她一向[illegible]此[illegible]不[illegible]，如今她回復了當年的好心情了。我[illegible]：「[illegible]的我[illegible]給[illegible]呢？—她[illegible]的我一[illegible]：一現在還有什麼討厭的家務呢？衣服交給公共洗衣作，吃飯有公共食堂供給，現在，我手上和腳上的鎖一完全解除下來，我真是舒暢！」她伸展着四肢，做了一個滑稽的[illegible]，我們給花園裏的氣氛活潑了，多了，跟着孩子們的[illegible]，大人和小孩的笑容，花園裏，到處人看着，[illegible]兒一[illegible]，[illegible]的孩子在快樂[illegible]，想[illegible]，[illegible]居[illegible]。她[illegible]，我[illegible]記起[illegible]是李太太[illegible]，她[illegible]來，[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打招呼了。她[illegible]，我們住在鄰[illegible]，[illegible]走過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女人和小孩子[illegible]？」她[illegible]嘴，[illegible]回來了，[illegible]笑了。我問她：「[illegible]回來了？」[illegible]不曉[illegible]，[illegible]了：「我們[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似的？」但他說[illegible]高興，後來[illegible]，自己[illegible]人[illegible]一句，[illegible]。

說：「我們的[illegible]收成可好啦，那紅又甜，還談到我們[illegible]去比賽呢，……你的大小弟弟，歡喜吃紅薯嗎，過天我給你們[illegible]……」這時，王大奶好像突然記起了什麼，她喊着：「現，今天晚上有音樂會，跳舞會，還有話劇，……你愛什麼，咱們一塊兒去！」李太太連忙插嘴：「是啦，今晚可熱鬧哪，我也要去！」若了一跤，如今真是叫苦連天，[illegible]也[illegible]，延遲她去練過身子，[illegible]小腳兒，[illegible]：「[illegible]着一雙小腳兒，[illegible]們也[illegible]她[illegible]天！」[illegible]看着[illegible]笑着：[illegible]今[illegible]上我[illegible]，[illegible]她那老[illegible]真的花園裏，[illegible]我們全都笑了，我[illegible]一回笑，可把我從[illegible]來了。我[illegible]從窗[illegible]，這現實的世界[illegible]，是[illegible]一[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夢[illegible]的[illegible]，是[illegible]的夢。我[illegible]透[illegible]什麼來[illegible]？

信箱

禁娼的命令爲什麼沒有用

敬愛的蕊珍小讀者：

今天接到你的信，翻閱之後非常高興，從你的信裏看出我們「現婦」已不僅祇爲大都市的姊妹們服務，同時也能爲邊地如你的讀者作顧問。我們也因此深感過去宣傳工作做得實在太少，正如你所說的，我們相信一定有許多如你這樣熱心的朋友，因沒有得朋友的介紹，就一直得不到閱讀本刊的機會。所以我們希望熱愛本刊的讀者們把本刊介紹給自己的姊妹或朋友，讓她們和更廣大的姊妹們攜起手來。

你對本刊的建議，我們虛心接受，關於多介紹報導中國各階層婦女大衆的奮鬥和生活面，這本也是本刊計劃中的一部份，惜因編者力量有限，做得還不夠，今後希望廣大的讀者朋友協助充實，多多供給有關這方面的文稿與材料。其次希望本刊有一個學習性的講座園地，如果讀者有這樣需要，我們一定高興照辦，但我們也希望讀者具體建議，先刊載那一類講座？

中國目前仍處在如你所說的這樣一個不合理不民主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有階級之分，男女也就有主奴之別，絕大多數女人至今還是作爲男子的私有財產存在着，所以女子在這社會中也就不斷扮出各種各樣悲慘的角色。你說得一點也不錯。並這種專用一切不合理的禮教來束縛、虐待、壓迫、和侮辱女性的要不得的傳統風習，完全應該歸咎於整個社會制度的不良。對於你所問的問題，現在簡答如下：

（一）你所說的「不利的束縛」，來信中未詳細說明，因此不能貢獻具體意見，如果是指阻撓你升學，原則上我們以爲應從和家人維繫良好的感情，爭取本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之後提出要求，用誠懇的態度和用能打動他們心意的言語，如女孩子讀了書也能和男孩子一樣做事賺錢等說法，取得家人對你的了解，相信和同情。

（二）娼妓是最爲人不齒的「下賤貨」，當然誰也不會自甘爲娼的，我們知道絕大多數娼妓都人都有一段辛酸，悲慘的遭遇，不是一家無以爲生被父母丈夫出賣，就因走頭無路爲了生活逼得投落火坑，而這一批洩慾器也正投了這不合理社會造成的許多單身漢（無力娶妻）和一些淫棍們的所需，娼妓也就能在社會存在；而政府當局爲從他們身上刮取一筆巨大的捐稅，所以妓館竟能冠冕堂皇在各地設立。但因她們的身子已出賣給館老闆，她們皮肉所得的收入，自己根本沒有權利得到，絕大多數落入老闆的手中，所以在這不合理的制度下，她們很難有翻身的日子。

（三）娼妓的產生根本由於社會的不合理，如果社會政治經濟情況不改善，不能保障每個人民從事正當工作，獲得生活的保障，禁娼的命令決不會實現。在這遍地災荒，工商業蕭條的社會中，禁了娼，叫這批人到那裏去呢？何況事實上目前美貨充斥中國市場，民族工商業紛紛倒閉，爲了擴大內戰，當局更不惜用任何手段徵丁，徵糧，徵役，這一切加深了人民的窮困，加速製造出大批的娼妓後備軍，禁娼的命令又如何能實現呢？

（四）反過來說，也唯有在實現了合理的社會改革之後，使每一個人民都有機會獲得正當工作，有生活保障的時候，娼妓也就不取消而自滅了。如果能獲得正當的職業，誰還願爲娼呢，更且一般地說，中國要實現了真正獨立，民主，和平，把一切力量拋入革新社會的建設事業的時候，娼妓也就將在中國的社會上消滅。

以上是我們的意見，當否？還盼來信繼續討論。端此敬祝

進步！

編者謹啓　二月廿五日

（上接第五頁）

譬如馮夫人曾提出全國廣泛推進托兒事業的號召，並成立了中國兒童福利協會，孫夫人在上海也有兒童福利委員會的創辦，全國姊妹未能響應她們的號召，充實兩個組織的人力財力，將托兒工作在全國各地積極的加以推進。又如婦嬰衛生工作，婦女普及教育工作，都是建設新中國很切要很基本的工作，並不必要等待政治明朗之後才可進行。如開始時從一件事業一兩處地方試，那而行成績，定可獲得社會廣大的同情援助，辦時再建立全國性的設計管理機構普遍推行。那末，婦女在建國中的貢獻將和抗戰時期同樣的輝煌偉大。

過去一年間婦女的工作都偏重於宣傳工作，特別是政治宣傳，執行情形也以宣傳的作用爲大部份，政治宣傳並非不重要，單有宣傳而無實際工作，日久會使許多姊妹感覺空虛，一般人也以爲婦女祇會呼喊，而沒有能力做事，希望今後多在實際工作上注意。

4.忽略了農村婦女工作。今天農村婦女的生活較城市婦女更爲悲慘，她們不但在徵丁徵糧徵實下，忍受種種非人的待遇，農村封建勢力的壓迫更使得她們不能抬頭。有功於抗戰的抗屬，[illegible]她們沒有受到一點優待，今天又以她們的丈夫被調參加內戰，久久不歸，而被地主豪紳當作奴隸，有的被污辱，有的被輪姦爲娼。農村婦女愚昧散漫，自身毫無反抗力量，我們做在下鄉組織。

抗戰八年農村婦女工作就不够深入，抗戰初期江西在這方面有相當的成績，四川有一小部份生產事業還在農村。去年一年農村婦女工作可以說絲毫沒有顧到，農村婦女問題，簡直被婦女工作者完全遺忘了。大多婦女工作人員都[illegible]集中在大都市，不願到偏遠的省份去，更不願到農村去。當這工商業蕭條，都市[illegible]剝與[illegible]的時候，在都市中徬徨，遭受失學失業的苦悶，不如走進農村，担任小學教師，或其他適合的工作，和農村婦女生活在一起，了解她們，教育她們，並且向她們學習，作爲我們將來開展農村婦女工作的準備，估計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婦女如不能從舊的封建壓迫和新法西斯的摧殘中解放出來，整個婦女的解放是不會完成的。